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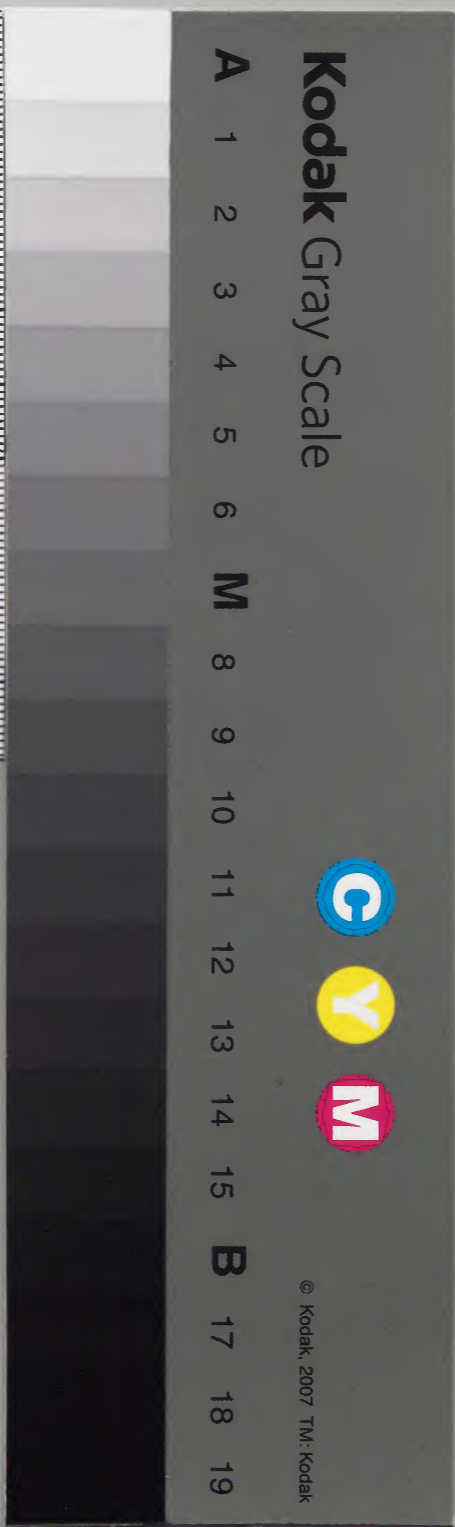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冊
二	三	二	一	三	一
一	六	〇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號	冊	函
二	三	二	一	三	一
元	〇	函			
一	九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21
冊數	160 (54)	
函號	290	140

史緯

百十八之九



史緯目錄

卷一百十八梁書一本紀

武帝

元帝

卷一百十九梁書二列傳

諸子

廬陵王續

武陵王紀圓滿

王茂

夏侯詳魚弘夔

淺草文庫

簡文帝

敬帝

南康王績會理

邵陵王綸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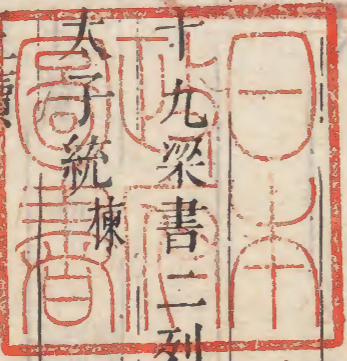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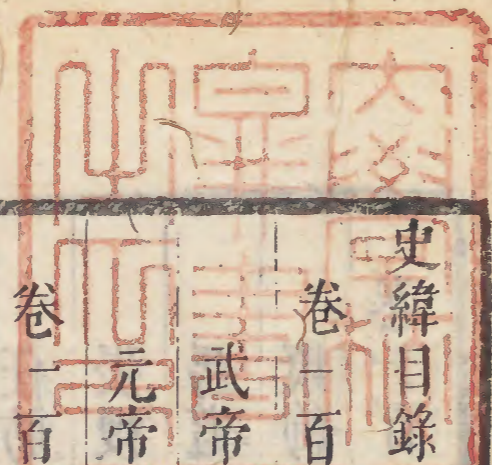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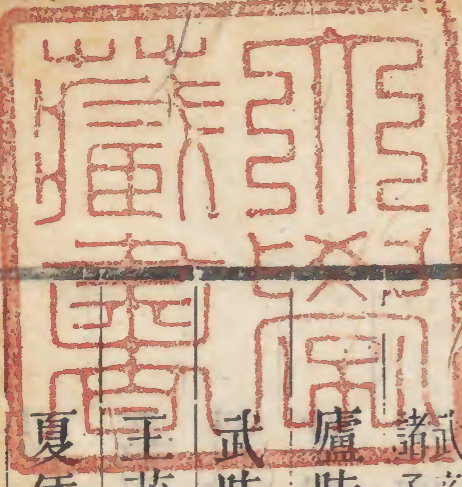
蕭穎胄

曹景宗

蔡道恭

史緯

梁書目錄



楊公則

鄧元起 羅研

張弘策 續

鄭紹叔

呂僧珍

柳惔 惔

韋叡 放

范雲

沈約 王斌

江淹

任昉

謝朓 諲 覽

張稷

馬仙琕

馮道根

王瑩

康絢

昌義之

卷一百二十梁書三列傳

劉坦

樂藹

劉季連

陳伯之

王志

王泰

王峻

王份 銓 錫

張充

蔡樽

宗長沙王懿 業 韶

藻 淵 猷

永陽王敷

衡陽王暢

臨川王宏 正德

安成王秀 推

南平王偉 恪 恭

鄱陽王恢 範 嗣

始興王憺 暎

吳平侯景 昱

徐勉

傅昭

蕭瑛

陸杲

陸倕

陸襄

殷鈞

裴邃之高
之橫

卷一百二十一梁書四列傳

裴子野

顧協

徐摛

袁昂

陳慶之

蘭欽

王僧孺

劉孝綽諱
瑱

王筠

蕭子恪子顯
子雲

江革

何敬容

朱异

賀瑛

郭祖深

牟侃

劉溉治

許懋

劉之遴之亨

卷一百二十二梁書五列傳

王規

褚翔

蕭介

傅岐

張嶷

沈浚

祖皓

柳津

江子一

胡僧祐

太宗太子大器

南海王太臨

建平王大球

世子方等

王僧辨

張彪

孝滕曇恭

徐普濟

沈崇僚

荀匠

庾黔婁

吉玃

甄恬

韓懷明

庾沙彌

庾子興

劉靈哲

江紆

劉霽

儒林范縝

司馬筠

崔靈恩

沈峻

皇侃

伏挺

文學庾肩吾

鍾嶸

劉峻顯

謝幾卿

劉勰

劉杳

劉苞

臧巖

陸雲公

顏協

卷一百二十三梁書六列傳

處何點胤

阮孝緒

陶弘景 寶誌

劉歊

庾詵

鄧郁

止陶季直

良庾華

沈瑀

丘仲子

孫謙

何遠

方沈僧昭

列衛敬瑜妻

宣城女子

夷諸扶南

于陀利

中天竺

豫章王綜

侯景

終

史緯卷一百十八

梁書

唐武康姚思廉撰

清晉江陳允錫刪修

本紀

高祖武皇帝，姓蕭氏，諱衍，字叔達，蘭陵人。與齊同承淮陰令，
整四傳至皇考順之。外清和而內懷英氣，嘗與齊高帝共登
金牛山路，側枯骨縱橫。高帝曰：周文王以來，幾年當復有掩
此枯骨者乎？言之凜然動色。皇考知高帝有大志，常相追隨。
高帝外討，皇考每為軍副。及北討薛索兒，索兒夜遣人提刀

徑至高帝床，皇考手刃之，爲高帝長史。張緒常稱文武兼資，有德有行，吾敬蕭順之。袁粲據石頭，黃回與之通謀，皇考率家兵，據朱雀橋，回覘人還告曰：朱雀橋南一長者，威風屹然，坐胡牀，南面，回曰：蕭順之也。遂不敢出。及卽位，封臨湘侯。高帝嘗指皇考謂豫章王嶷曰：非此翁無以致今日。然內相忌，故不居台輔，拜領軍將軍，丹陽尹。薨，謚曰懿。帝龍顏虎顧，映日無景，有文在右手，曰武。爲兒時，能踏空而行。及長，博學多通，有文武才略，爲衛將軍。王儉祭酒，儉深相器異，曰：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帝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瑗、范雲、任昉、陸倕並游焉。號曰八

友。齊武帝不豫，中書王融欲立子良，帝曰：夫立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融智小而圖大，吾見其敗也。鬱林失德，齊明帝將爲廢立計，每與帝謀，明帝將徵隨王，恐其不從，以問帝。帝曰：隨王雖有美名，其實庸劣，旣無智謀之士，惟仗司馬垣歷生、武陵太守卞白、龍耳。此輩惟利是與，若啗以顯職，無不奔馳而至。隨王止須折簡召耳。乃徵歷生爲太子左衛率，白龍游擊將軍，並至。遂召隨王至都，賜死。遷黃門侍郎。建武二年，魏遣劉昶攻司州，以帝爲冠軍將軍，隸左衛將軍王廣之救義陽。衆以魏軍盛，莫敢前。帝請先進，徑上賢首山，去魏軍數里，城中見援兵至，因出軍攻魏柵。帝自外夾擊，魏軍大敗，棄

圍走師還除太子中庶子齊明性猜忌帝避嫌常乘折角小
牛車四年魏主自率大衆逼雍州明帝令帝赴援以崔慧景
總督諸軍進至鄧城魏主帥十萬騎奄至慧景欲退帝固止
之不從魏騎乘之大敗帝帥麾下距戰殺數百人魏騎退因
結陣而歸授雍州刺史明帝崩東昏卽位始安王遙光尚書
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祐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
夏直內省分日帖敕時稱六貴又有御刀茹法珍梅蟲兒等
號爲八要高祖謂弘策曰政出多門亂其階矣詩云一國三
公吾誰適從况今有六乎嫌隙若成自相誅滅諸弟在都恐
懼其患須與郢州圖之時高祖兄懿行郢州事乃使弘策言

於懿曰昔晉惠庸主諸王爭權內難九興外寇三作今六貴
在內人欲崇威睚眦成憾理相屠滅嗣主在東宮本無令譽
一總萬機恣其所欲蜂目忍人豈肯虛坐積相嫌貳必大誅
戮始安欲爲趙倫形迹已見性甚猜狹徒取亂機江祐怯而
無斷劉瑄弱而不才蕭坦之胸懷猜忌徐孝嗣聽人穿鼻若
隙開釁起必中外土崩智者見機不俟終日今猜防未生宜
召諸弟以時聚集至相防疑拔足無路郢州控帶荆湘雍州
士馬強盛虎眙以待天下世治則竭誠本朝世亂則爲國除
暴與時進退此萬全之策如不早圖悔無及也懿不從高祖
乃迎弟偉憺至襄陽潛造器械多伐竹木沉於檀溪密爲舟

艦之備尋而大臣相次誅戮永元二年十一月懿被害信至高祖召長史王茂別駕柳慶遠謀之大集僚佐建牙收兵得甲士三萬人馬五千匹出檀溪竹木裝艦旬日大辦東昏以劉山陽爲巴陵太守配精兵三千使過荊州與蕭穎胄襲襄陽高祖知其謀遣叅軍王天虎詣江陵遍與州府書因謂將佐曰荊州襄陽唇亡齒寒自當相應我若總荆雍之兵雖韓白重出不能爲謀况以無算之昏主役御刀應救之徒哉山陽至荆當卽授首諸君試觀之及山陽至巴陵高祖復令天虎賚書與穎胄兄弟高祖謂張弘策曰夫用兵之道心戰爲上兵戰次之前遣天虎往荊州人皆有書此行止有兩封與

原以天虎
爲死間

穎胄兄弟云一天虎口具及問天虎旣無所說穎胄不容妄有所道天虎是穎胄心膂必人人人生疑謂穎胄與天虎共隱其事山陽惑於衆口必相嫌貳穎胄無以自明必從吾計是馳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聞之果疑不上柳悅請斬天虎送首山陽山陽信之將數十人馳入荊州穎胄斬之送首於高祖且曰時月未利須來年二月進兵高祖答曰今坐甲十萬資糧自竭舉義興師藉一時銳氣頓兵若久必生悔吝今太白出西方天時人謀動無不利處分已定安可中息竟陵太守曹景宗勸高祖迎南康王都襄陽然後進軍高祖不從王茂曰今以南康置人手中彼若挾天子以令諸侯節下爲

人驅使。此豈善策。高祖曰：若大事不捷，故自蘭艾同焚，使功業克建，號令天下，誰敢不從。豈碌碌受人處分。三年二月，高祖發襄陽，留弟偉總州府事，移檄京師。至竟陵，命王茂與曹景宗為前軍。茂等至漢口，輕兵濟江，逼郢城。其刺史張冲據石橋浦，與戰不利。軍主朱僧起死之。諸將問計，高祖曰：漢口濶不一里，箭道交至。房僧寄以重兵守魯山，為郢城犄角。若悉眾前進，賊必絕我軍後。今欲遣茂、景宗濟江，與荊州軍會，以逼賊壘。吾自後圍魯山，以通沔漢、鄖城、粟、湘中之兵。連舸繼至，糧食既足，士卒益多，圍守兩城，不攻自拔。天下之事，臥取之耳。乃命王茂、曹景宗帥眾濟江，進頓九里。張冲出軍迎。

戰。茂等邀擊，大破之。荊州遣將軍鄧元起率數千人，會於夏首。高祖築漢口城，以守魯山。命水軍主張惠紹游過江中，絕郢魯二城通信。張冲死，眾推薛元嗣為主。三月，南康王卽帝位於江陵。遙廢東昏為涪陵王。以高祖為尚書左僕射，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黃鉞。東昏遣將軍吳子陽等十三軍救郢州，進據巴口。西臺遣衛尉府監文賁、蕭穎胄等議曰：今頓兵兩岸，不取西陽、武昌，定江州機會已失。若請救於魏，猶為上策。高祖曰：漢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糧運所經，所以兵厭漢口，連絡數州。今若出軍圍城，又分兵前進，房僧寄必阻沔路，搯吾咽喉，糧運不繼。三軍必至離散。鄧元起欲以

三千兵往定尋陽。彼若見機，一酈生足矣。脫距王師，故非三千兵所能下。進退無據，未見其可。西陽武昌取便得耳。得便應守。若守兩城，不減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脫賊各以萬人攻一城，兩城不能相救。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不救，孤城必陷。一城既沒，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去矣。若郢州既拔，席卷浚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必分兵散衆，自貽其患。大丈夫擁數州之兵，以誅群豎，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示弱於人。彼未必從，徒貽醜聲。此計之下，何謂上策。卿爲我白鎮軍，前途攻取，但以見付，無患不捷。特鎮軍靖鎮之耳。吳子陽進軍武昌。高祖命軍主梁天惠據漁湖城。

唐修期屯白陽壘，夾兩岸而待之。子陽進據加湖，去郢三十里。傍山帶水，築壘柵以自固。高祖命王茂潛師襲加湖，水涸不通。其夜暴長衆軍，乘流鼓噪攻之，賊大潰。子陽竄走郢魯二城，相視奪氣。東昏遣將軍陳伯之鎮江州，爲子陽聲援。高祖謂諸將曰：夫征討先聲足以奪人，不盡兵威也。今加湖之敗，誰不畏服。陳虎牙伯之之子狼狽奔歸，彼間人情理必凶懼。九江可傳檄定也。命搜所獲俘囚，得伯之幢主蘇隆之，厚加賞賜，使致命焉。魯山郢州俱降。郢城之困，男女十餘萬人，疾疫死者十七八。高祖並加隱卹，死者命給棺槨。司部悉平。高祖至尋陽，伯之遂降。軍次蕪湖，豫州刺史申胄棄姑熟走。

乃遣曹景宗蕭穎達領馬步進屯江寧東昏遣將軍李居士
迎戰景宗擊走之大軍次新林李居士據新亭燒南岸人居
以開戰場石頭軍主朱僧勇降東昏遣將軍王珍國率勁兵
十餘萬列陣於航南閹人王偃子持白虎幡督軍開航背水
以絕歸路王茂曹景宗馳擊之將士殊死戰無不一當百珍
國之衆一時土崩投淮死者積尸與航等義兵乘之以濟朱
雀諸軍望之皆潰追至宣陽門李居士以新亭徐元瑜以東
府降石頭白下諸軍皆潰高祖鎮石頭命衆軍圍六門東昏
悉驅營署文武入城有衆二十萬青州刺史桓和給東昏出
戰以其衆降京口軍主左僧慶廣陵常僧景瓜步李叔獻吳

郡太守蔡贛並帥衆降十二月兼衛尉張稷北齊州刺史王
珍國斬東昏送首於軍高祖命呂僧珍勒兵封府庫收嬖妾
潘氏及凶黨王暄之等四十一人誅之以宮女二千人分賞
將士宣德皇后臨朝令廢涪陵王爲東昏侯授高祖侍中大
司馬錄尚書驃騎大將軍假黃鉞揚州刺史封建安公高祖
入屯閱武堂大赦天下淫刑濫役悉皆蕩除遣豫州刺史李
元履以兵五千慰勞東方十二郡二年正月下令檢尚書衆
曹諸諍訟失理及淹停不時施行者高祖入鎮殿內下令曰
孤忝荷大任務在澄清思述大帛之美厲鹿裘之義解絃更
張斲雕爲樸自非可以奉粢盛脩級冕習禮樂之容繕甲兵

之備一皆禁絕率先卿士准的毗庶菲食薄衣請自孤始群
才並軌九官咸事若能人務退食競存約已移風易俗庶基
月有成進位相國總百揆封梁公加九錫焚東昏滯奢異服
六十二種於都街進梁公爵爲王二月丙辰齊帝禪位於梁
王卽安姑孰四月宣德皇后令曰西詔至帝憲章前代敬禪
神器於梁可臨軒遣使恭授璽紱未亡人歸於別宮壬戌策
曰咨爾梁王惟昔農軒炎皞之代放勛重華之主莫不以大
道君萬姓公器御八紘居之如執朽索去之若釋重負一駕
汾陽便有窅然之志躉適箕嶺卽動讓王之心故知戴黃屋
服玉璽非所以示貴稱尊乘大輅建旂常蓋欲令歸趣有地

是故忘已而字兆人殉物而君四海及於精華內竭畚櫬外
勞則撫茲歸運惟能是與四百告終有漢所以高揖黃德旣
謝魏氏所以樂推爰及晉宋亦弘斯典我太祖握河受曆應
符啟運二葉重光三聖繼軌嗣君喪德昏棄紀度茫茫九域
翦爲仇讐溥天相顧命懸晷刻是以谷滿川枯山飛鬼哭七
廟傾危人神無主惟王體茲上哲明聖在躬彝倫攸敘則端
冕而協邕熙時艱孔棘則推鋒而拯塗炭澤無不漸仁無不
被上達蒼昊下及流泉幽顯宅心謳訟斯屬夫長人御物爲
之司牧本同已於萬物乃因心於百姓寶命無常主帝王非
一族今仰祇乾象俯藉人願敬禪神器授帝位於爾躬遣使

丙寅篡位
已巳弑君
三日之內
耳封王謚
帝欲誰欺
乎

持節兼太保中書監王亮兼太尉中書令王志奉皇帝璽紱受終之禮一依唐虞故事於是齊豫章王元琳等及梁臺侍中臣雲等並上表勸進高祖謙讓不受群臣重表固請乃從之天監元年夏四月丙寅皇帝即位於南郊設壇柴燎告天乃備法駕即建康宮臨太極前殿大赦封齊帝為巴陵王禮樂制度皆用齊典宣德皇后為齊文帝妃追尊皇考為文皇帝皇妃為獻皇后追謚妃郗氏為德皇后追封兄懿為長沙王謚曰宣武封文武功臣車騎將軍夏侯詳等十五人為公侯已巳巴陵王薨謚為齊和帝詔曰觀風省俗哲后弘規狩岳巡方明王盛軌所以重華在上五品聿修文命肇基四載

斯履故能物色幽微耳目屠釣致王業於緝熙被淳風於遐邇朕以寡薄昧於治方藉代終之運當符命之重取監前古儼若馭朽思振民育德去殺勝殘解網更張置之仁壽而明慚照遠智不周物以歲之不易未遑卜征可分遣內侍周省四方觀政聽謠訪賢舉滯其有田野不闢獄訟無章忘公狗私侵漁是務者隨事以聞若蘊奇待價不求聞達依名騰奏罔或遺隱使輜軒所屆如朕親覽焉詔有罪人贖有司詳為條格封謝沐公蕭寶義為巴陵王以奉齊祀詔曰商政甫移遺風尚熾下不上達由來遠矣升中馭索是用慄然可於公車府謗木肺石傍各置一函其議朝政者投謗木函其中已

方一

枉者投肺石函詔斷遠近上慶禮五月盜夜入南北掖燒神
虎門總章觀害衛尉卿張弘策江州刺史陳伯之舉兵反以
王茂為征南將軍帥眾討之伯之奔魏六月前益州刺史劉
季連據成都反詔中書監王瑩等參定律令十一月立皇子
統為皇太子二年春正月詔曰朕雖齊居宣室畱心聽斷而
九牧遐荒無因臨覽深懼懷寃就抑匪惟一方可申敕諸州
月一臨訊務在確實以沈約為尚書左僕射范雲為右僕射
四月尚書刪定郎蔡法度上梁律二十卷令三十卷科四十
卷五月益州刺史鄧元起克成都斷諸郡縣獻奉惟諸州許
薦任土若非地產亦不得貢以謝朓為司徒三年春二月魏

陷梁州八月魏陷司州冬十一月詔曰教因時設淳薄異政
刑以世革輕重殊風上失其道罪罟相尋若悉加正法則刑
不勝用並申弘宥則民不知禁故使有罪入贖以全元元之
命今遐邇知禁罔犴稍虛可除贖罪之科四年春正月詔曰
夫禋郊饗帝至敬攸存致誠盡懃猶懼不逮而往代多令宮
人縱觀幃宮廣設輜駟耀路屬車豹尾見譏前世非所以昭
格昊天其禁止之辛亥親祠南郊赦天下交州刺史李凱據
州反長史李昶討平之六月立孔子廟冬十月北伐以臨川
王宏都督諸軍事尚書右僕射柳惔為副王公以下上國租
以助軍資是歲大穰米斛三十五年三月陳伯之自壽陽率

衆歸降夏四月詔建康縣置三官與廷尉分掌獄事號建康
爲南獄廷尉爲北獄五月置集雅館以招遠學五月克魏宿
預梁城合肥霍丘朐山等城秋九月臨川王宏軍至洛口大
潰所亡萬計宏單騎而歸六年春正月詔曰夫有天下者義
非爲己凶荒疾癘兵革水火有一於此責歸元首自今祝史
不得爲朕祈福凡諸災害以朕身當之毋及萬姓夏四月右
衛將軍曹景宗破魏軍於邵陽洲斬獲萬計七年冬十月詔
大舉北伐以平北將軍始興王憺率衆入清車騎將軍王茂
率衆向宿豫魏懸瓠鎮主白阜生豫州刺史胡遜降八年春
正月魏鎮東叅軍成景儁斬宿預城主嚴仲寶降夏四月魏

楚王城主李國興降九年春三月幸國子學講肄詔皇太子
及王侯之子皆入學尚書令史改用士流六月盜殺宣城太
守朱僧勇轉寇吳興太守蔡樽討平之十年三月盜殺東莞
琅邪二郡太守鄧晰潛引魏軍遣振遠將軍馬仙琕討之大
破魏軍斬馘十餘萬復朐山城冬十二月山車見於臨城縣
十一年春正月詔自今遷謫之家及罪應質作其老小者停
送三月詔曰朐山大穢醜類宜爲京觀用旌武功但掩骼埋
胔仁者用心其下青州悉使收藏十二年春二月新作大極
殿爲十三間以象閏六月新作太廟十三年秋八月作浮山
堰十五年秋八月浮山堰壞十六年春正月詔尤貧之家勿

禮記山出
書車於此
點一見

收今年三調其無田業者所在量給并優蠲產子之家夏四月敕太醫不得以生類爲藥織官紋錦禁仙人鳥獸之形郊廟牲牷皆代以麩時議以宗廟去牲爲不血食上不聽十七年春正月詔曰夫樂生反始有識之常性厚下安宅馭世之恒規朕矜此庶氓無忘待旦亟弘生聚之略每布寬恤之恩而編戶未滋遷徙尚有輕去故鄉豈其本志資業闕乏自還莫由今開元發歲品物惟新思俾黔黎各安舊所將使郡無曠土邑靡游民凡天下之氓有流移他境可期半歲悉聽還本蠲課三年其流寓久遠者量加程日若有不樂還者卽使著土爲民准舊課輸若流移之後本鄉無復居宅者三老詣

縣占請村內官地令有所託凡坐割盜市埭應被封籍者其田宅車牛民生之具優量分畱勿盡沒入其商賈富室不得兼并遁叛之人罪無輕重並許首出還復民伍制爲條格咸使聞知秋八月詔兵騶奴婢男年六十女年五十免爲平民十八年夏四月帝於無礙殿受佛戒赦罪人普通二年正月辛巳親祠南郊詔曰春司御氣虔恭明祀思隨乾覆布茲亭育凡民有單老孤稚不能自存者郡縣咸加收養贍給衣食務令周足若終年命厚加料理尤窮之家勿收租賦詔置孤獨園二月辛丑親祠明堂五月琬琰殿火延燒後宮屋三千間六月義州刺史文僧明以州叛入於魏秋七月命大匠卿

裴邃督衆軍北討魏荊州刺史桓叔興降三年夏四月詔公卿百僚上封事連率郡國舉賢良方正之士六年春正月魏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降封法僧爲宋王自去歲以來北侵諸軍所在剋獲詔曰廟謨以定王略方舉西昌侯深藻元戎啟行豫章王綜董馭繼邁朕當六軍雲動龍舟濟江三月幸白下巡軍命豫章王綜屯彭城總督衆軍六月豫章王綜奔於魏魏復據彭城七年十一月貴嬪丁氏薨夏侯亶剋壽陽城魏新野太守以郡降大通元年春正月以徐勉爲尚書僕射詔曰朕思利兆民惟日不足百官俸祿本有定數前代以來皆多評准自今以後可給見錢依時卽出勿令逋緩凡

散失官物並從原宥事涉軍儲不在此例詔流亡者竝聽復業蠲役五年尤貧之家勿收三調司州刺史夏侯夔進軍三關所至皆剋三月輿駕幸同泰寺捨身三日還宮夏五月成景雋剋魏臨潼竹邑冬十月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以渦陽降二年夏四月魏郢州刺史元願達以義陽降時魏大亂其北海王元顥臨淮王元彧汝南王元悅竝來奔北青州刺史元世雋南荊州刺史李志皆降冬十月以魏北海王元顥爲魏主遣將軍陳慶之衛送還北魏豫州刺史鄧獻降中大通元年夏四月陳慶之攻拔魏梁城進屠考城擒魏濟陰王元暉業五月進剋虎牢魏主元子猷走河北元顥入洛陽閏月

魏爾朱榮攻殺元顥復據洛陽秋九月輿駕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因捨身釋御服披法衣公卿以下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菩薩三請乃許十月又設大會道俗五萬餘人會畢帝御金輅還御太極殿大赦天下十一月魏巴州刺史嚴始欣降二年六月遣魏汝南王元悅還北爲魏主以薛法護爲司州牧衛送入洛幸德陽堂祖送元悅三年夏四月皇太子統薨謚曰昭明立統諸子爲王以皇子綱爲皇太子詔宗戚有服屬者並賜鄉亭侯冬十月行幸同泰寺高祖升法座爲四部衆說大般涅槃經義十一月行幸同泰寺高祖升法座說摩訶般若波羅密經義訖於十二月四年春正月魏南

兖州刺史劉世明降二月命元法僧還北爲東魏主十二月魏彭城王爾朱仲遠來奔封爲河南王隨所剋土使自封建五年二月行幸同泰寺設四部大會高祖升法座發金字摩訶波若經題凡七日夏六月魏建義城主蘭寶殺魏東徐州刺史以下邳降六年魏始分爲二國大同元年十一月北梁州刺史蘭欽攻漢中剋之魏梁州刺史元羅降二年春三月詔曰政在養民德存被物上令如風民應如草朕以寡德運屬時來撥亂反正條焉三紀疆場多阻車書未一民疲轉輸七勞邊防治道不明政用多僻州輟刺舉郡忘共治致使侮文弄法因事生奸肺石空陳懸鍾徒設書不云乎股肱惟人

良臣惟聖實賴賢佐。匡其不及。凡厥在朝。各獻讜言。政治不
優於民者。可悉陳之。若在四遠。刺史二千石。以聞。細民有言
事者。咸爲申達。朕將親覽。以紓其過。文武在位。舉爾所知。隨
才擢用。勿有所隱。尚書右丞江子四。上封事。極言政事得失。
詔曰。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朕躬有過。不能自覺。尚
書可時施行。勿致淹緩。十二月。魏請通和。許之。三年。秋。七月。
東魏來聘。九月。使兼散騎常侍張皐。聘於東魏。四年。秋。七月。
詔以東冶徒李胤之降。如來真形舍利。大赦天下。五年。春。三
月。詔凡政事不優於民者。州郡縣印時上言。勿得欺隱。如使
怨訟當境任失。六年。夏。四月。詔曰。命世興王。聲稱不朽。二賓

以位。三恪義在時事。浸遠。宿草榛蕪。望古興懷。言念愴然。晉
宋齊三代。諸陵有職司者。勤加守護。勿令細民。妄有侵毀。作
兵缺少。補使充足。前無守視。並可量給。八月。詔曰。經國有體。
詢諸卿士。所以尚書置令僕丞郎。夙夜在公。集思議事。然後
奏聞。頃者不爾。每有疑事。倚立求決。夫放勳之聖。猶咨四岳。
人非堯舜。何能發言。優是豈朕寡德。所能獨斷。自今尚書有
疑事於朝堂。叅議然後啟聞。其軍機要切。前須諮審。自依舊
典。七年。十一月。停在所役使女丁。詔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
恩澤屢加。彌長奸盜。朕亦知此之爲病。然不優赦。非仁人之
心。凡厥愆耗。逋負無問。多少皆赦。除之。又詔曰。用天之道。分

地之利先聖之格訓也。凡田宅沒入者公創之外悉以分給貧民。頃者豪家富室多占取公田貴價僦稅以與貧民傷時害政爲蠹已甚。自今公田悉不得假與豪家其富室給貧民種糧共營作者不在禁例。十二月交州民李賁攻刺史蕭諮諮奔越州。八年春正月安城郡民劉敬躬反內史蕭說委郡奔敬躬進攻廬陵豫章前迫柴桑。二月江州刺史湘東王繹遣中兵曹子郢討擒敬躬斬之。十年春正月李賁於交趾僭號署置百官。三月輿駕幸蘭陵謁皇考建寧陵帝望陵流涕陵傍有枯泉至是流水香潔詔曰朕自遺桑梓五十餘載乃眷東顧靡日不思今四方欵關海外有截獄訟稍簡國務小

閑始獲展敬園陵深增感慟故鄉老少接踵遠至宜有以慰其心可加頒賚所經縣邑無出今年租賦因作還舊鄉詩幸京口城北固樓改名北顧幸回賓亭宴帝鄉故老夏四月輿駕至自蘭陵十一年春三月詔曰朕負辰君臨百年將半宵漏未分躬勞政事白日西浮不遑退食寧以萬乘爲貴四海爲富惟欲億兆康寧下民安乂雖復三思行事而百慮多失凡遠近內外有不便於民者尚書州郡條上當除省以舒民患詔復開贖罪科中大同元年春正月交州刺史楊暉剋交州李賁竄入屈獠洞斬賁傳首京師交州平夏四月於同泰寺解講設法會是夜同泰寺災秋七月詔曰禽獸知母而不

知父無賴子弟過於禽獸多觸王憲致及父母者年禁執大
可傷愍自今有犯罪者父母祖父母勿坐惟大逆不預丙寅
詔曰朝四而暮三衆徂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頃外間
多用九陌錢陌減則物貴陌足則物賤非物有貴賤用心有
顛倒至於遠方爲害滋甚國有異政家有殊俗徒亂王制無
益民財可通用足陌錢今後百日爲期犯者男子謫運女子
質作太清元年五月辛酉親祠南郊詔曰天行彌綸覆燾之
功博乾道變化資始之德成朕沐浴齋宮虔恭上帝大禮克
遂感慶兼懷思與億兆同其福惠可大赦天下二月白虹貫
日魏司徒侯景請以河南十三州內屬以景爲大將軍封河

南王大行臺承制三月高祖幸同泰寺設無遮大會捨身公
卿以錢一億萬奉贖夏四月輿駕還宮遣司州刺史羊鴉仁
應接侯景未至東魏遣兵攻景景割地求救於西魏方解圍
六月以鄱陽王範總督漢北諸軍事秋七月羊鴉仁入懸瓠
城八月王師北伐以蕭淵明爲大都督以侯景錄行臺尚書
事冬十一月魏將慕容紹宗大敗淵明於寒山淵明被執紹
宗圍潼州陷渦陽進尅豫殷二州二年五月兩月相承如鈞
八月以朱异爲中領軍侯景舉兵反攻馬頭木柵荆山等戍
以邵陵王綸都督衆軍討景冬十月侯景襲譙州執刺史蕭
泰進攻歷陽太守莊欽降之以臨賀王正德都督京師諸軍

屯丹陽郡景自橫江濟采石正德率衆附賊景立正德爲天子十一月景至京師攻陷東府城害南浦侯蕭推等邵陵王綸入援與賊戰於湖頭敗績鄱陽王範遣世子嗣帥衆入援次於張公洲十二月天西北中裂光出如電有聲若雷司州刺史柳仲禮前衡州刺史韋粲高州刺史李遷任前司州刺史羊鴉仁並帥軍入援三年春正月柳重禮帥衆分據南岸賊濟軍於青塘襲破韋粲營粲戰死天門太守樊文皎進軍青溪爲賊所破死之二月侯景遣使求和帝不許皇太子固請乃許之盟於西華門下景運東城米歸於石頭而不解圍啟求散遣諸軍皇太子命南康王會理湘潭侯退帥衆頓於

蘭亭苑景表陳帝失復舉兵向闕三月羊鴉仁等進軍東府與賊戰大敗時四方征鎮入援者三十餘萬莫有鬪志自相抄奪而已丁卯賊攻陷宮城縱兵大掠矯詔遣石城公大欸解散援軍侯景自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大丞相錄尚書夏四月高祖以所求不供憂憤寢疾五月丙辰崩於淨居殿年八十六遷梓宮於太極前殿葬修陵高祖性淳孝年六歲皇太后崩水漿不入口三日哭泣哀戚有過成人及丁文帝憂時爲齊隨王諮議隨府在荊州聞訃星馳不復寢食憤風驚浪不暫停止形容本壯及至都銷毀骨立親友不復識每哭輒歐血絕而復蘇服內不食米日進麥二溢拜掃山陵涕淚所

灑松草變色及卽位於鍾山造大愛敬寺又於臺內立至敬殿月中再設淨饌每展拜涕泗滂沱哀動左右少而篤學能事畢究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親燈常至戊夜制撰經義凡二百餘卷王侯朝臣奉表質疑皆爲解釋修飾國學增廣生員置五經博士天監初何佟之等撰五禮一千餘卷高祖稱制斷疑大同中於臺西立士林館領軍朱异等遞相講述皇太子亦於東宮開講四方郡國趨學向風尤長釋典製諸經義記數百卷聽覽餘閑卽於同泰寺講說名僧碩學四部聽衆常萬餘人又造通史六百卷金冊三十卷天資睿敏下筆成章諸文集凡百二十卷書數占卜樂律騎射莫不精妙

勤於政務每至冬月四夏竟卽把燭看事觸寒執筆手爲皴裂糾奸擿伏洞盡物情哀矜刑獄常涕泣可奏晚年溺信佛道日止一食豆羹糲食而已或遇事擁日移中使嗽口以過身衣布衣木絲皂帳一冠三載一被二年五十外使斷房室貴妃以下衣不曳地傍無錦綺不飲酒不聽聲伎非祭祀饗宴未嘗作樂性方正閑居獨處恆理衣冠盛夏暑月未嘗褰袒不整容止不與人相見對內豎小臣如接大賓雖在蒙塵齋戒不廢及疾不能進膳盥漱如常疾久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崩賊秘之太子問起居不得見於閣下慟哭初齊高帝夢登殿顧見武明二帝後一人手張天地圖而不識問

如此解筮
似今人卜
卦東北喪
朋豈可受
僕景

之答曰順子天監中釋寶誌為詩曰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
三四中復有四城北火酣酣帝使周捨封記之及中大同元
年同泰寺災帝見捨手迹愴然流涕帝生於甲辰三十八剋
建鄴之年也八十三歲丙寅四月十四日災自浮屠第三層
起火三者帝昆季之次也帝惡之名太史令虞履筮之遇
履曰無害其由云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帝曰西應見
卯金來剋木卯為陰賊鬼而帶賊非魔而何宜前為法事於
是或刺血灑地或刺血書經穿心燃燈坐禪不食太清元年
帝捨身重雲殿游仙化生皆震動三日乃止當時謂之祥瑞
識者以非動而動在洪範為祲海中浮鵠山去餘姚岸千餘

里上有女人年三百歲有女官道士四五百人年並過百在
山學道遣使獻紅席帝方捨身其使適至云此草嘗有紅鳥
居其下故以為名觀其圖狀則鸞鳥也會中有男子不知何
許人割肉以飴饑鳥血流徧體顏色不變又沙門智泉鐵鈎
掛體以然千燈一日一夜端坐不動帝流遁既甚境內化之
遂至喪亡云南史論曰武帝時逢昏虐家遭冤禍既地居勝
勢乘機而作以斯文德有此武功始用湯武之師終濟唐虞
之業雖曰天命亦惟人謀及據圖錄多歷歲年制作禮樂敦
崇儒雅自江右以來年踰二百文物之盛獨美於茲然為國
之道不可獨任先王文武通用德刑備舉方之水火取法陰

蕭綽正德
輩是也

陽而帝畱心俎豆。忘情于戚。溺於釋教。弛於典刑。綱紀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彎弧。皆自子弟。履霜弗戒。卒至亂亡。自古創業之君。固已多矣。其或樹置失所。及後嗣而敗亡者。有之矣。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喪追蹤徐偃之仁。致陷窮門之酷。可為深痛至戒者也。

簡文帝綱。字世讚。高帝第三子也。初封晉安王。昭明太子薨。立為皇太子。太清三年五月。高祖崩。辛巳。即皇帝位。立宣城王大器為皇太子。秋七月。廣州刺史元景仲。謀應侯景。西江督護陳霸先。起兵攻之。景仲自殺。霸先迎定州刺史蕭勃為刺史。大寶元年春正月。西魏寇安陸。執司州刺史楊仲禮。

沒漢東之地。前江都令祖皓。起義襲廣陵。斬賊南兖州刺史董紹先。侯景帥軍攻皓。陷廣陵。城中無少長。皆殺之。侯景逼帝幸西州。東魏主遜位於齊。自春迄夏。大饑。人相食。賊行臺任約寇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降之。湘東王繹遣將軍王僧辯。率眾攻郢州。邵陵王綸棄州走。至董城。為西魏所殺。侯景自進位相國。漢王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景害南康王會理。任約據西陽。分兵寇南昌。執衡陽王獻。送都下。害之。湘東王繹遣前寧州刺史徐文盛督軍拒約。二年春三月。侯景率眾襲郢州。執刺史蕭方諸。進寇巴陵。湘東王繹遣將軍王僧辯。胡僧祐擊任約。擒之。景宵遁。僧辯進剋郢州。獲賊

帥宋子仙景還京師僧辯軍次湓城賊行江州事范希榮棄城走八月戊午侯景遣衛尉卿彭儁廂公王僧貴廢帝爲晉安王害皇太子大噐尋陽王大心西陽王大鈞武寧王大威建安王大球義安王大昕及尋陽王諸子二十餘人矯爲帝詔以次當支庶宜歸正嫡禪位於豫章王棟使呂季略送詔令帝寫之帝書至先帝念神器之重思社稷之固越升非次遂主震方嗚咽不能自止賊衆皆爲掩泣乃幽帝於永福省遣使害南海王大臨於吳郡南郡王大連於姑孰安陸王大春於會稽新興王大莊於京口冬十月壬寅帝崩年四十九明年三月王僧辯平侯景率百官奉梓宮升朝堂元帝追崇

爲簡文皇帝廟號太宗葬莊陵帝幼而聰睿六歲能屬文武帝弗之信面試之帝攬筆立成辭彩甚美武帝歎曰常以東阿爲虛今信然矣噐宇寬弘未嘗見喜愠之色尊嚴若神方願豐下須鬢如畫髮長委地手執玉如意不相分辨眇眇則目光燭人讀書十行俱下一覽不忘博綜羣言善談玄理自年十一便親庶務歷試藩政所在稱美居穆貴嬪憂哀毀骨立所坐之席淚溼盡爛在襄陽拜表伐魏尅南陽新野等郡拓地千餘里及居監撫多所弘宥文簿部領纖毫必察文學之士賞接不倦雅好賦詩然傷於輕艷當時號曰宮體所著書五百卷行於世雖在蒙塵披尋墳史未嘗暫釋及南康王

會理爲賊所害，自知不久，指所居殿謂舍人殷不害曰：「麗涓死此，下復曰：『吾昨夢吞土，試思之不害。』」昔重耳餽塊，卒反晉國，陛下所夢將符是乎？景尚帝女，溧陽公主，有美色，景惑之，妨於政事。王偉每以爲言，景以告主，主惡之。偉懼見讒，乃勸景廢帝，又勸景行弑以絕衆心。景從之。偉與彭儁、王修纂進觴於帝曰：「丞相以陛下幽憂日久，使臣等上壽。」帝笑曰：「已禪帝位，何得言陛下壽？」酒將無盡於此乎？於是儁等齎酒肴，曲項琵琶與帝飲。帝知不免，乃盡酣曰：「不圖爲樂。」至於斯，旣醉而寢，儁進土囊加於腹。王修纂坐上，遂崩。偉撤戶扉爲棺，殯於酒庫中。帝自幽繫之後，賊撤內外侍衛，使突騎圍守。

墻垣悉枳棘，無復紙，乃書壁云：「有梁正士，蘭陵蕭綱，立身行道，終始如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弗欺暗室，而况三光。」數至於此，命也。如何？王偉觀而惡之，即使刮去。元帝，繹，字世誠，武帝第七子也。封湘東王，遷鎮西將軍、都督荊州刺史、侯景陷建鄴，長史王冲等拜牋請爲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主盟。帝曰：「吾以帝子之尊，寧假都督之名，藉上台之重，投笏流涕，乃開鎮西府，辟天下士，侯韶自建鄴至，宣密詔授帝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承制。於是立行臺於南郡。時河東王譽爲湘州刺史，新除雍州刺史張纘密報帝曰：「河東起兵，岳陽聚米，將共襲江陵。」帝遣諮議周弘

直至譽所督其糧衆譽曰各自軍府何忽隸人帝怒遣世子方等征譽軍敗死之復遣將軍鮑泉討譽九月雍州刺史岳陽王譽舉兵攻江陵其將杜崩來降譽遁走鮑泉攻湘州不尅遣將軍王僧辯代之大寶元年四月尅湘州執河東王譽譽謂守將曰勿殺我得一見七官申此讒賊死亦無恨僧辯遂斬之岳陽王譽稱藩於魏先是邵陵王綸書至言武帝凶問帝秘之以待湘州之捷至是始命陳瑩報崩問帝哭於正寢二年閏四月侯景襲郢州執刺史世子方諸五月遣王僧辯胡僧祐帥衆擊景軍破之景宵遁僧辯追景所至皆捷進平郢州九月簡文帝崩帝大臨三日百官縞素南平王恪等

奉箋勸進帝不許承聖元年三月僧辯平侯景傳首江陵僧辯等奉表曰衆軍以今月戊子總集建康賊景鳥伏獸竄頻擊頻挫奸竭詐盡深溝自固臣等分勒武旅百道同趨突騎短兵犀函鐵楯結隊千羣持戟百萬止紂七步圍羽三重轟然大潰羣凶四滅京師少長俱稱萬歲九縣雲開六合清朗矧伊黔首誰不載躍伏惟陛下咀痛茹哀嬰憤忍酷泣血臨兵嘗膽誓衆而吳楚一家方與七國俱反管蔡流言又以三監作亂豺狼當路非止一人鯨鯢不梟倏焉五載英武克振怨恥並雪永懷霜露如何可言臣等輒依故寔奉修社廟使者持節分告園陵嗣后升遐龍輻未殞承華掩曜梓宮無所

並卽備辦禮具凶荒四海同哀六軍祖哭聖情孝友理當感
動日者百司岳牧仰祈宸鑒以錫珪之功旣歸有道當璧之
兆允屬聖明而優詔謙冲杳然凝邈飛龍可躋而潛躍不定
帝闈云叩而闐閤未開謳歌再馳是用翹首越人固執熏丹
穴以求君周民樂推踰岐山而事主漢王不卽位無以慰功
臣之望光武非中興豈謂紹宗廟之統陛下日角龍顏之姿
表於狗齊之日彤雲素靈之瑞基於應物之初忠爲報主孝
寔感神地維絕而重紐天柱傾而更植縱陛下拂袵衣而游
廣城登嶠山而去東土羣臣於何仰訴兆庶奚所歸仁况郊
祀配天壘篚久曠齋宮率祖簋簋不陳仰望乘輿匪朝伊夕

瞻言法駕載渴且饑豈可久稽衆議有曠葬則舊邦凱復彼
都已平宮館雖毀佳氣猶存臯門有仇彤廷四敞斯蓋九州
之赤縣六合之樞機博士捧圖書而稍還太常定禮儀其已
立豈得不揚清警而赴名都具玉輅而旋正寢陛下跡基百
里劔杖三尺以殘楚之地抗拒六戎一旅之卒翦夷三叛坦
然大定御輦東歸對揚天命無所讓德有理存焉敢重新奏
不從將軍朱買臣密害豫章王棟及其二弟橋穆世祖志也
四月益州刺史武陵王紀僭位於蜀帝遣兼司空蕭泰奉謁
瑩陵修復社廟五月司空南平王恪大都督王僧辯等復拜
表上尊號帝固辭斬賊左僕射王偉尚書呂季略等於江陵

市下令赦境內，齊將潘樂攻秦郡，王僧辯帥師拒之，以陳霸先爲征北大將軍，徐州刺史齊人賀平侯景八月，武陵王紀率巴蜀之衆東下，遣將軍陸法和屯巴峽以拒之，散騎常侍徐陵聘魏於鄴，奉表曰：臣聞封唐有聖，還承帝嚳之家居代，惟賢終纂高皇之祚，無爲稱於華鳥，至治表於垂衣，而撥亂反正，非間前古，至如金行重作，源出東莞，炎運猶昌，枝分南頓，豈得掩顯姓於軒轅，非才子於顓頊，莫不時因多難，俱繼神宗者也。伏惟陛下出震等於助華，明讓同於日奭，握圖執鉞，將在御天，玉騰珠衡，先彰元后，若夫大孝聖人，之心中庸君子之德，固以作訓生民，貽風多士，一日二日，研覽萬幾，允

文允武，包羅羣藝，歷試諸艱，咸熙庶績，自無妄興，暴皇祚寤，微封豨修蛇，行災中國，望紫極而長號，瞻丹陵而殞慟，家寃將報，天賜黃鳥之旗，國害宜誅，神奉玄狐之繇，滕公擁樹，雄氣方嚴，張繡交兵，風神彌勇，忠誠貫於日月，孝義感於冰霜，如霆如雷，如貔如虎，前驅効命，元惡斯殲，旣挂膽於西州，方燃臍於東市，蚩尤三豕，寧謂嚴誅，王莽千劓，非云明罰，青羗赤狄，同畀豺狼，胡服夷言，咸爲京觀，邦畿濟濟，還見隆平，宗廟愔愔，方承多福，援三靈之已墜，救四海之羣飛，赫赫明明，龔行天罰，莫如當今之盛者也，於是卿雲似蓋，晨映姚鄉，甘露如珠，朝華景寢，芝房感德，咸出銅池，冀莢伺辰，無勞銀箭。

重以東漸玄兔西踰白狼荒服來賓遐邇同福其文昭武穆
跼蹐也如彼天平地成功業也如此久應旁求掌固諮詢天
官斟酌繁昌經營高邑宗王啟霸非勞陽武之侯清蹕無虞
何事長安之邸正應揚龍旂以饗帝仰鳳宸以承天歷數在
躬疇與爲讓伏承聖旨謙冲爲而弗宰或云旋駕金陵方膺
天睠愚謂大庭少昊非有定居漢祖殷宗皆無恆宅登封岱
岳猶置明堂巡狩章陵時行司隸何必西瞻虎據乃建玉宮
南望牛頭方稱天闕抑又聞之玄圭旣錫蒼玉無陳乃械樸
之誓期非苞茅之不貢雲和之瑟久廢甘泉孤竹之管無聞
方澤豈不懼與伏願陛下因百姓之心拯萬邦之命豈可遂

巡固讓方求石戶之農高謝君臨徒引箕山之客未知上德
之不德惟見聖人之不仁率土翹翹蒼生何望昔蘇季張儀
違鄉負俗尙復招三方以事趙說六國以尊秦况臣等顯奉
皇華親承朝命珪璋特達通聘河陽貂珥雍容尋盟漳水加
牢貶館隨勢汗隆瞻闕望鄉誠均休戚但輕生不造命與時
乖忝一介之行人同三危之遠擯承間內殿事絕耿弇之恩
封奏邊城私等劉琨之哭不勝區區之至謹拜表以聞冬十
月湘州刺史王琳來謁執之以子方畧爲湘州刺史琳長史
陸納舉兵反陷湘州是月四方征鎮王公卿士復勸進表三
上乃從之承聖元年冬十一月丙子皇帝卽位於江陵不升

正殿公卿陪列而已。時有兩日俱見立世子元良爲皇太子。陸納破衡州刺史丁道貴，道貴走零陵。進襲巴陵，湘州刺史蕭循擊走之。二年春正月，詔王僧辯討陸納，大破之。湘州平。夏五月，魏將尉遲迥逼巴西，潼州刺史楊乾運以城降，迥陷益州。武陵王紀軍至西陵，巴人苻昇斬其將公孫晃來降。紀衆潰，見殺。八月，詔曰：夫爰始居亳，不廢先王之都，受命於周，無改舊邦之頌，去魯與歎，有感宵分，過沛殞涕，實勞夕寐，仍以瀟湘作亂，庸蜀阻兵，命將授律，指期克定。今八表稍清，四郊無壘，宜從青蓋之興，言歸白水之鄉。江湘委輸，巴峽鼓棹，六軍遄征，九旂揚旆，拜謁瑩陵，修復宗社，主者詳依舊典，以

蕭督借兵
於魏又一
袁譚也然
元帝殺譽
實有以致
之

時宣勅九月，齊遣郭元建頓合肥。冬十一月，僧辯鎮姑孰。十二月，宿豫人東方光據城歸齊。江西州郡皆起兵應之。三年秋九月，帝於龍光殿述老子義，尚書僕射王褒爲執經。初，西魏使宇文仁恕來聘，帝接待有闕，魏相宇文泰憾焉，使柱國于謹來攻。十月，魏軍至襄陽，蕭督帥衆會之，停講，內外戒嚴，輿駕出行城柵。詔續講，徵王僧辯。十一月，以胡僧祐爲都督，城東城北諸軍事，王褒都督城西南諸軍事，魏軍至柵下。帝猶賦詩不廢。信州刺史徐世譜、晉安王司馬任約入援，軍次馬頭。胡僧祐等出戰，敗績。魏軍大攻，帝出枇杷門，親臨陣督戰，僧祐中流矢死，軍敗。反者斬西門守卒，以納魏軍，城陷。

帝王之學
與經生不
同梁家子
弟空會讀
書耳

帝見執如蕭譽營甚見詰辱他日謂魏僕射長孫儉曰埋金
千斤於城內欲以相贈儉將帝入城帝曰向聊相譎欲言營
相辱狀耳豈有天子自埋金乎儉乃留帝於主衣庫十二月
徐世譜任約退屯巴陵辛未帝為魏人所害時年四十七明
年四月梁王方智承制追尊為元皇帝廟號世祖帝天才英
發年五歲武帝問所讀書對曰讀曲禮武帝使誦之即誦上
篇左右莫不驚歎初生患眼武帝自療之遂盲一目及長不
好聲色博極羣書自圖宣尼像為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
絕與裴子野劉顯蕭子雲張纘為布衣交著述辭章行於世
性矯飾多猜忌人有勝已者必加害忌劉之遜才學使人鳩

之愛書籍既患目疾不自執卷置讀書左右番次上直晝夜
不休五人各伺一更雖眠熟大甯有讀失次第或偷卷度紙
帝必驚覺加以擯楚更令追讀雖戎略殷湊機務繁多軍書
羽檄文章詔誥點毫便就殆不留手常曰我雋於文士負於
武夫論者以為實言侯景之難州郡大半入魏自巴陵以下
至建康以長江為限荊州界北盡武寧西距峽口自嶺以南
復為蕭勃所據文軌所同千里而近人戶著籍不盈三萬武
陵之平議者欲因舟艦還都建鄴宗懔黃羅漢皆楚人不願
移帝及胡僧祐俱未欲動僕射王褒左戶尚書周弘正言都
楚非便宗懔劉懿以為建鄴王氣已盡於是乃留尋熒惑守

原應都建
謝何云避

心帝見之慨然謂朝臣曰吾觀玄象將恐有變但吉凶在我
運數由天避之何益及魏軍逼關人朱買臣按劍曰惟有斬
宗慄黃羅漢以謝天下二人懼退入於人中帝曰曩寔吾意
二臣何罪及魏燒柵買臣謝荅仁勸帝乘暗潰圍出就任約
帝素不使馳馬曰事必無成徒增辱耳荅仁請扶帝僕射王
褒曰荅仁侯景之黨豈可信不如降也乃聚圖書十餘萬卷
盡燒之荅仁請守子城收兵可得五千人帝授荅仁城內大
都督以鼓吹給之配以公主既而召王褒謀之荅仁請入不
得歐血而去遂使王褒請降帝乘白馬素衣出東門抽劍擊
關曰蕭世誠一至此乎魏師至凡二十八日徵兵四方未至

又土囊
等費曰生
金之報也

而城見尅在幽逼求酒飲之賦詩曰夜長無歲月安知秋
春原陵幾樹杏空復感行人梁王啓遣尚書傅準進土囊殞
之葬津陽門外太子元良及始安王方略等皆見害任約後
降於齊將軍裴叡弟機謝荅仁俱見殺汝南王大封尚書左
僕射王褒以下並俘以歸選百姓男女數萬口分為奴婢小
弱者皆殺之帝於技術無所不該嘗不得南信筮之遇剝之
艮曰信已至頃之人到初從劉景受相術因訊以年荅曰未
至五十當有小厄禳之可免帝曰苟有期會禳之何益承聖
二年三月有二龍自南郡城西升天五采分明故老泣曰昔
年龍出建康天下大亂今龍復見禍至無日矣江陵有九十

九洲古老相承云洲滿百當出天子栢玄為荊州刺史乃鑿
破一洲以應百數隨而崩散宋文帝在藩一洲自生俄而文
帝入立後遇元凶之禍洲還沒太清末枝江縣閣浦復生一
洲羣公上疏稱慶明年而帝卽位承聖末其洲與大岸相通
惟九十九云

敬帝方智元帝第九子也封晉安王為江州刺史魏尅江陵
太尉王僧辯司空陳霸先定議以帝為梁王承制奉迎至建
鄴入居朝堂以僧辯為中書監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加
霸先班劔三十人三月齊上黨王高渙送貞陽侯蕭淵明來
主梁嗣至東關遣吳興太守裴之橫拒戰敗績死之僧辯出

屯姑孰四月陸法和以郢州附齊七月僧辯納蕭淵明入建
鄴卽位以帝為皇太子九月丙午司空陳霸先襲殺王僧辯
黜淵明奉帝卽位紹泰元年冬十月以淵明為司徒封建安
公加霸先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震州刺史杜龕攻信武
將軍陳舊於長安義興太守韋載應之霸先討韋載南豫州
刺史任約譙秦二州刺史徐嗣徽乘京師無備舉兵據石頭
反十一月齊安州刺史翟之崇等率眾赴任約霸先平韋載
還京師十二月任約等至采石迎齊援遣猛烈將軍侯安都
於江陵邀擊敗之約嗣徽奔江西遂入齊翟子崇等降放還
北太平元年春正月震州刺史杜龕降賜死東揚州刺史張

彪圍臨海太守王懷振於郟巖二月遣周文育襲會稽彪解圍走若耶村人斬彪傳首京師以東土經杜龕張彪之亂命大使巡省齊遣大將蕭軌向梁山霸先遣軍主黃敢逆擊大破之軌退屯蕪湖遣周文育侯安都據梁山拒之四月安都襲齊行臺司馬恭於歷陽大破之俘獲萬計五月建安公淵明薨齊軍至秣陵故治救周文育還屯方丘徐度頓馬牧杜稜頓大桁齊軍進據兒塘輿駕出頓故籬門六月齊軍至玄武湖西北霸先大破齊軍斬齊北兗州刺史杜方慶生擒蕭軌徐嗣產等皆誅之九月進霸先爲丞相錄尚書事鎮衛大將軍揚州牧封義興公十二月封劉劼爲汝陰王蕭沈爲巴

陵王奉宋齊後二年春正月詔求孔氏族爲奉聖侯繕廟堂備祀典二月廣州刺史蕭勃舉兵反南江州刺史余孝頃以兵會之詔平西將軍周文育平南將軍侯安都討之文育軍於巴山獲蕭勃僞帥歐陽頎余孝頃棄軍走遣使詣丞相府乞降前衡州刺史譚世遠攻殺蕭勃於始興領軍將軍徐度燒齊船三千艘於合肥夏四月齊遣使請和蕭勃直閤蘭鼓襲殺譚世遠鼓爲亡命夏侯明徹所殺勃記室李寶藏奉懷安侯蕭任據廣州九月進陳霸先爲相國領太傅總百揆封陳公備九錫之禮冬十月進陳公爵爲王辛未詔禪位於陳依宋齊故事陳王踐祚奉帝爲江陰王薨於外邸時年十六

禪位卽薨也

追謚敬皇帝梁氏四王共五十六年史臣魏徵曰高祖允文允武多藝多才屬昏凶肆虐天倫及禍收合義旅取獨夫如拾遺布德施惠悅近來遠干戈載戢凡數十年魏晉已來未有若斯之盛也然慕名好事流連釋老或經夜不寢或終日不食心未遺榮虛廁蒼頭之伍高談脫屣終戀黃屋之尊夫人大欲在乎飲食男女至於軒冕殿堂非有切身之急高祖屏除嗜慾眷戀軒冕得其所難而滯其所易可謂明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矣逮夫精華稍竭惑於聽受險躁之心暮年愈甚開門揖盜棄好卽仇爨起蕭牆禍成戎羯身殞非命災及子孫以安爲危旣成而敗顛覆之速書契所未聞也太

宗聰睿過人詞藻艷麗然交繁用寡華而不實淫靡之音遂移風俗以此而貞萬國異乎周誦漢莊矣元帝以磐石之宗屬君親之難不能致命率先極溺救焚乃擁衆逡巡坐觀時變未施葬卓之誅先行昆弟之戮瓜牙心膂拘囚菹醢不都建業卽安荆楚雖元惡克剪而西鄰責言不弔昊天假手敵人天道人事其可誣乎雖口誦六經心通百氏何補金陵之覆沒何救江陵之滅亾哉敬帝之時天歷去矣焉得不爲遜讓與

史緯卷一百十八終

史緯

卷一百十八

三

史籍卷之一百十九
武帝諸子
太子統字德施高祖長子也生而聰敏三歲受孝經論語五
歲徧誦五經天監元年立為皇太子性仁孝自出宮思戀不
樂高祖知之令五日一朝或數日乃還宮美姿貌善舉止讀
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每遊宴賦詩至十數韻或命作劇韻
屬思便成無所點易母丁貴嬪有疾朝夕省侍衣不解帶及
薨水漿不入口每哭輒慟絕高祖宣旨曰禮不勝喪比於不
宗顯貴人隨葬禮甄然交際哀樂用哀華而不實至謂之音靈

史籍卷之一百十九
梁書二
列傳
武帝諸子
太子統字德施高祖長子也生而聰敏三歲受孝經論語五
歲徧誦五經天監元年立為皇太子性仁孝自出宮思戀不
樂高祖知之令五日一朝或數日乃還宮美姿貌善舉止讀
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每遊宴賦詩至十數韻或命作劇韻
屬思便成無所點易母丁貴嬪有疾朝夕省侍衣不解帶及
薨水漿不入口每哭輒慟絕高祖宣旨曰禮不勝喪比於不

孝有我在，那得哀毀如此。可強飲食，太子奉敕，乃進數合。高祖又勅曰：聞汝所進過少，轉就羸瘵。我此更無病，正爲汝如此。胸中圯塞成疾，應強加饘粥，不使我恒爾懸心。太子雖奉勅，日止一溢，不嘗菜果。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明於庶政，高祖使省萬機，每奏事，有謬誤詐妄，皆令改正。未嘗彈糾，平斷刑獄，多所全宥。士人應死者，必降長徒。天下稱仁焉。寬和容衆，喜愠不形於色。性好籍篇，有書三萬卷。與學士商確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宜奏女樂，太子不答。但詠左思招隱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在東宮

梁武好佛
昭明自足
因果所生
南面者東
宮在北也

二十餘年，不畜聲樂。勅賜女妓一部，非所好也。每聞百姓賦役勤苦，憂形於色。雖燕居內殿，一坐一起，恒向西南面。被召當入，危坐達旦。及寢疾，恐貽高祖憂，有勅參問，輒自力手書。疾篤，左右欲啓聞，猶不許。薨年三十一。詔斂以衮冕，諡曰昭明。太子仁德素著，及薨，朝野驚悼，百姓號泣滿路。四方聞喪，皆慟哭。所著文集二十卷，正序十卷，文章英華二十卷，文選三十卷。初，丁貴嬪薨，太子求善墓地，將斬草，有人因闖入，俞三副求賣地，若得三百萬，許以百萬與之。三副密啓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於帝吉。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葬畢，有道士善圖墓，云地不利長子。若厭伏，或可申延，乃爲

蕭釋該死

蠟鵝及諸物理長子位鮑邈之魏雅並為宮監邈之與雅有隙密啓武帝云雅為太子厭禱帝遣檢掘果得蠟鵝等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乃止唯誅道士太子終身慚恨故帝不立其嗣邈之後為簡文所誅帝既廢嫡立庶海內噂喅故封諸子大郡以慰其心統長子歡封豫章王薨子棟嗣簡文見廢棟方與妃張氏鋤葵法駕奄至棟不知所為泣而升輦踐祚未幾讓位於景封淮陰王及弟橋樛鎖於密室景敗兄弟相扶出逢杜弼於道弼去其鎖二弟曰今日免橫死矣棟曰倚伏難知吾猶懼之初王僧辯將發諮元帝曰平賊之後嗣君萬福未審有何儀注帝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僧辯曰

平賊之責臣為已任成濟之事請遣他人帝乃別勅將軍朱買臣會簡文已被弑棟等與買臣遇呼上船共飲並沈於水南康王績武皇帝之第四子也天監七年封薨年二十五諡曰簡績寡玩好少嗜欲居無僕妾躬事儉約所有租秩悉寄天府子會理嗣為南兖州刺史侯景圍京城會理將入援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將應其兄正德外託赴援謀襲廣陵會理擊破之方得進路臺城陷會理歸鎮侯景遣董紹先以武帝手敕召會理僚佐曰紹先書非天子意請拒之會理曰諸君心事與我不同天子年尊受制賊虜今手勅召我入朝臣子之心何忍違背且遠處江北功業難成不若身赴京都

是伍尚

史緯

卷之一百十九

三

圖之肘腋，吾計決矣。遂行，紹先入廣陵，以烏幡麾衆，單馬遣之。至都，景以爲司空，兼尚書令。范陽祖皓斬紹先，據廣陵起義，謀襲侯景，約會理爲內應。皓敗，辭相連及景，免會理官。是冬，景往晉熙，都下虛弱，會理與柳敬禮謀之。敬禮曰：「舉大事，必有所資，今無寸兵，安可妄動？」會理曰：「湖熟有吾舊兵三千餘人，昨來相知，剋期響集，計賊守兵不過千人，若義兵外攻，吾等內應，直取王偉，事必有成。」敬禮從之。時百姓厭賊，咸思用命。建安侯蕭賁以告王偉，偉收會理及其弟祁陽侯通理，皆遇害。弟又理生而簡，王薨，至三歲，見內人分散，涕泣相送，問其故，或曰：「此王宮人喪畢去耳。」又理號泣不止，諸宮人莫

不傷感爲之停者。三人服闋，見武帝，悲不自勝。帝曰：「此兒大必爲奇士。」封安樂侯。每讀書，見忠臣烈士，未嘗不廢卷歎曰：「生當無愧古人。」侯景人寇，又理聚賓客數百，赴南兖州。隨兄會理入援，及城陷，還廣陵，入齊爲質，乞師。景遣董紹先據廣陵，追獲之，防禁甚嚴，不得與兄相見。乃請還都，人辭母曰：「事既如此，豈可合家受斃？」願語兄善爲計，勿以我爲念。家國阨危，死無所恨，前途亦思立効，但未知天命何如耳。至京師，以魏人元貞忠正，可託後事，乃以玉柄扇贈之。貞不受。又理曰：「後當見憶，幸勿推辭。」會祖皓起兵，又理奔長蘆，收軍得千餘人，左右謀應景，劫又理送都殺之。時年二十二。元貞悟前言。

往收葬焉

廬陵王續武帝第五子也天監八年封大同元年爲荊州刺史薨續耽色愛財極意收歛倉庫盈溢臨終遣參軍謝宣融上金銀器千餘件武帝始知其富以爲財多德寡問宣融曰王金盡於此乎宣融曰此之謂多安可加也夫王之過如日月之蝕欲令陛下知之故終而不隱帝意乃解諡曰威子應嗣不慧王薨至內庫見金鋌問左右曰可食不答曰不可曰既不可食並乞汝

邵陵王綸武帝第六子也天監十三年封攝南徐州事躁虐驕僭喜怒不恒遨遊市里雜於厮隸嘗問賣鮒者曰刺史何如曰躁虐綸怒令吞鮒而死道路以日出逢喪車奪孝服而著之匍匐號叫籤帥以聞帝責之綸不能改於是遣代綸悖慢逾甚取一老公短瘦類帝者加以袞冕置之高坐綸自陳無罪因剝褫而捶之於庭作新棺木貯司馬崔會意轎車挽歌爲送葬之法使姬乘車悲號會意還都以聞帝遣禁兵收之將於獄賜死昭明太子流涕固諫得免削爵還第大通元年復封爵爲揚州刺史侵漁細民少府丞何智通啓聞綸令客戴子高戴瓜李徹趙智英刺殺之智通子敞之訴寃帝懸錢百萬購賊遊軍將宋鵠子條姓名以聞敕舍人諸曇粲領齋仗五百圍綸第於內人檻中禽瓜徹智英子高踰墻免敞

之載瓜等出新亭炙而食之。綸鎖在笈，免爲庶人。頃之復封爵，拜郢州刺史。侯景構逆，加征討大都督，率衆討景。綸次鍾離，景已度採石。綸晝夜兼道，率西豐公大春、新塗公大成等步騎三萬發京口，將軍趙伯超請從徑路，直指鍾山，出其不意。綸從之，衆軍奄至，賊徒大駭，分三道攻綸。綸大破之，翊日賊又來攻，日晚賊稍退。南安侯駿以數十騎馳之，賊回距駿，駿部亂，賊因逼大軍。大軍潰，綸奔還京口。三年正月，綸與東揚州刺史大連等入援，臺城陷，綸奔禹穴。大寶元年，綸至郢州，刺史南平王恪讓州於綸，綸不受，乃上綸爲都督中外諸軍事。時元帝圍河東，王譽於長沙，綸與元帝書曰：伏以先朝

聖德孝治天下，九族雍睦，四表無怨，誠爲國政實亦家風。唯余與爾同奉神訓，宜敦旨喻，共承無改，豈可手足肱支，自相屠害。日者聞譽以幼陵長，遂至交鋒，蕭牆興變，體親成敵。一朝至此，能不嗚呼。雖有書問雲雨，傳流噂喑，其間委悉無因。今社稷危恥，創巨痛深，人非禽蟲，皆知君父，大敵猶強，天讐未雪。余汝昆季，在外三人，如不匡難，安用臣子。唯應剖心嘗膽，泣血枕戈，感格蒼穹，憑靈宗祖，晝謀夕計，共思匡復。其餘小忿，悉宜寬貸，誠復私憾難平。將柰國寃未逞，正當輕重相推，小大易奪，遣割其情，弘豁以理。今已喪都城，復誅猶子，將非揚湯止沸，吞冰療寒。若以譽之無道，近遠同疾，幸勉思大

計忍待事寧。如使外寇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未或弗亾。夫征戰之理。義在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失。勞兵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正爲藩屏盤固。宗鎮強密。若自相魚肉。是代景行師。景便不勞兵力。坐致成效。醜徒聞此。何快如之。又莊鐵小豎作亂。挾觀寧懷安二侯。以爲名號。有事抽掣。必廢備境。窺伺竊發。後致分兵。是自瓜州。至於湘雍。莫非戰地。悉以勞師。侯景乘虛藉釁。浮江豕突。豈不表裏成虞。首尾難救。可爲寒心。其事已切。第若苦攻洞庭。兵戈不戢。雍州必引魏軍。以求形援。侯景事等內癰。西秦勢爲外腫。弟若不安家國去矣。吾採聽風謠。

樂石至言

博參物論。咸以爲疑。皆欲解體。自我國家。五十許年。德格玄穹。恩彌赤縣。雖有逆難。未亂邕熙。溥天率土。忠義奮發。抱甲負戈。衝冠裂帛。咸欲刺刃於侯景腹中。所須惟主唱耳。弟英略振遠。雄伯當代。唯德唯藝。資文資武。拯溺濟難。朝野咸屬。一匡九合。非弟而誰。豈得自違物望。致招羣讎。其間禍患。略具所陳。斯理皎然。無勞請箸。吾間關險道。出自東川。政謂上游。諸藩必連師狎至。庶以殘命。預在行間。及到九江。安北兄遂沂流。更上止由。餽饋懸斷。卒食半菽。無因進取。致使賊景假息。緩誅。每增號憤。啓處無地。計畫湘穀粟。猶當紅委。今阻兵湘峽。惟事交爭。至於運轉。恐無暇發遣。卽日萬心企望。唯

無死該死

在民天。若遂等西河時事殆矣。願解汨川之圍，存社稷之計，運輸糧儲，應贍軍旅。庶叶力一舉，指日寧泰。宗廟重安，天下清復。推弟之功，豈非幸甚。吾才弱兵寡，安能爲役。所冀令弟庶得申情，朝聞夕死。萬殞何恨。世祖復書陳河東有罪，不可解圍之狀。綸省書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左右莫不掩泣。綸大修兵甲，將討侯景。元帝聞其強盛，遣王僧辨率舟師一萬以逼之。綸將劉龍虎等降。綸軍潰，與子確等走武昌。綸長史韋質、司馬姜律馳往迎之，收散卒屯於齊昌。將引魏軍共攻南陽。侯景將任約使鐵騎二百襲綸。綸敗走定州。刺史田龍祖迎綸。綸以龍祖元帝所任，復歸齊昌。行至汝南，魏城

主李素綸之故吏，開城納之。綸修浚城池，收集士卒，將攻竟陵。魏遣大將楊忠率衆攻綸於汝南。綸閉城距守，忠攻之不克。死者甚衆。及李素中流矢卒，城陷。綸被執，不屈。遂害之。投於江岸，經日顏色不變。鳥獸莫敢近。時年三十三。百姓爲立祠廟。岳陽王詵遣使迎喪，葬於襄陽。望楚山南。後元帝議加諡。尚書左丞劉毅議：「怠政交外，曰攜從之。二子堅、確，堅性庸駘，嘗與所親書題云：『嗣王。』其人大駭。袖以白堅。堅曰：『前言戲耳。』人曰：『不願以此爲戲。』侯景圍城，堅屯太陽門。書佐董勛華白曇期等以堅私室醞釀烹宰，無所沾及。忿恨，夜引賊登樓。城陷，堅遇害。確封永安侯，常在第中習騎射，學兵法。時人以

年羨之怨

爲狂鍾山之役，確所向披靡，羣賊憚之。每臨陣對敵，意氣閑
詳，帶甲據鞍，自朝及夕，馳騁不倦。諸將服其壯勇，綸軍敗賊，
使負砲，不之知也。確因奔朱方侯景，乞盟。憚確在外，啓召確
入城。確知景必渝盟，欲南奔。綸迫之，使入。確不肯。綸曰：「汝欲
反耶？」時臺使周石珍在坐，確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
以意推之，其事可見。我入何益？」石珍曰：「勅旨如此，侯豈得辭，
確堅執不從。綸大怒，謂趙伯超曰：「卿爲我斬之。」伯超拔刀指
確曰：「我識君耳。」刃豈識君？確流涕遂入。及景背盟，城陷，確排
闥入啓。武帝曰：「城已陷矣。」帝曰：「猶可一戰。」不對曰：「人皆潰散，
臣親自格戰，僅得至此。」武帝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

正當自胸
狗必賣弄

命也

釋喪心久
家紀聽之
亦無人氣

何恨使確爲文勞。景見確，愛其膂力，恒令在左右。後從景，
仰見飛鳶羣賊爭射，不中。確射之，應弦而落。賊徒忿嫉，勸景
除之。綸遣唐法隆導確外奔。確曰：「侯景輕佻，確不惜死，欲手
刃之，但未得其便耳。」卿還啓王，願勿以我爲念。後與景獵鍾
山，引弓將射景，弦斷，賊遂殺之。

武陵王紀，高祖第八子也。天監十三年，封授益州刺史。侯景
陷臺城，紀總戎將發益鎮。湘東王繹使胡智監以書止之，曰：「
蜀中斗絕，易動難安，弟可鎮之。吾自當滅賊。」又別紙云：「地擬
孫劉，各安境界，情淡魯衛，書信恒通。」紀遂不赴援。高祖崩，紀
僭號於蜀。改年曰天正。司馬王僧略、參軍徐曄固諫，紀殺之。

見亦無益

大清五年四月紀率軍東下至巴郡以討侯景爲名將圖荆
陝五月魏將尉遲迥帥衆侵蜀潼州刺史楊乾遇降迥趨成
都紀次於西陵舳艫翳川旌甲耀日軍容甚盛世祖命將軍
陸法和於硤口夾岸築二壘以斷之時陸納未平蜀軍復逼
物情恆擾世祖甚懼法和告急世祖拔任約謝答仁於獄撤
禁兵以配之紀攻絕鐵鎖世祖與紀書令其還蜀紀不從遣
將侯叡率衆緣山將規進取約答仁與戰破之旣而陸納平
諸軍並西赴紀遣尚書樂奉業至江陵請依前旨還蜀世祖
不許遊擊將軍樊猛率兵至紀在船中繞牀而走以金擲猛
曰願卿送我一見七官猛曰天子何由得見殺足下金將何

之猶不敢逼圍而守之法和馳啓上密敕樊猛曰生獲不成
功也猛率甲士升舟第五子圓滿馳來救父紀首已落滿軀
亦分紀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嶲西通資陵吐谷渾內脩
耕桑鹽鐵之功外通商賈遠方之利故能殖其財用噐甲殷
積馬八千匹上足者置之內廐開寢殿以通之日落輒出步
馬便騎射尤工舞袖九日講武躬領幢隊及聞國難謂僚佐
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及東下黃金一斤爲餅百餅爲筵有
金百筵銀五倍之錦罽繒采稱是每戰則懸金帛以示將士
終不賞賜寧州刺史陳知祖請散金銀募勇士不聽慟哭而
去自是人有離心莫肯爲用初紀將僭號栢殿柱繞節生花

如芙蓉其莖四十有六，靡可愛。識者曰：王敦杖花，非佳事也。紀死年四十六，長子圓照與弟圓正付廷尉，絕飲食於獄，齧臂啖之。十三日死，天下聞而悲之。不如圓滿，死得爽烈。

蕭穎胄

穎胄原列齊宗室武帝始事由於穎胄故入梁書

蕭穎胄，齊高祖從弟子也。為秘書郎。高帝謂其父南豐伯赤斧曰：穎胄輕朱被身，覺趨進，轉美足慰人意。遷衛尉。明帝廢立，穎胄從容不為同異，乃引穎胄預功。明帝慕儉約，欲壞太官。元日上壽銀酒鎗，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穎胄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為侈。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也。帝

甚慚。為廣陵太守，行兗州府事。魏揚聲當飲馬長江，帝勅穎胄移居入城，百姓驚恐欲南度。穎胄以賊勢尚遠，未即移。魏軍尋退，和帝為荊州刺史，以穎胄為長史，行府事。東昏誅戮羣公，委任廝小，遣輔國將軍劉山陽就穎胄共襲武帝。山陽出南州，謂人曰：朝廷以白虎幡追我，亦不復還矣。席卷妓妾盡室西行，至巴陵，還回十餘日不進。武帝將起兵，慮穎胄不同，遣穎胄親人王天虎詣江陵，聲云山陽并襲荆襄，書與穎胄勸同起兵。穎胄意未決。山陽聞之，不敢入城。穎胄夜呼叅軍席闡、文柳、忱共議。闡文曰：蕭雍州畜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今眾寡又不敵，若破雍州之後，復不為朝

延所容不如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霸業可成今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柳忱曰朝廷狂悖為惡日滋京師莫不重足累息今幸在遠得假日自安雍州之事直藉以相斃耳獨不見蕭令君乎以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衆竟為羣邪所陷近之明鑒也且雍州士銳糧多蕭使君雄資冠世必非山陽所能敵山陽若敗荆州必受失律之責進退無可且淺慮之穎胄乃斬天虎以示山陽山陽大喜輕將步騎數百到州關文勒兵斬之傳首於武帝穎胄有器局既唱大事衆情歸之長沙寺僧鑄黃金數千兩為龍埋土中歷世相傳稱為下方黃

鐵穎胄取金龍以充軍實因歎曰往年江祜斥我始知禍福之無門也武帝遣將軍楊公則剋巴陵進向湘州穎胄遣人謂武帝曰時月未利當須來年二月方可進兵武帝不從穎胄乃遣參軍鄧元起率衆向夏口三年和帝為相國穎胄為左長史和帝卽位穎胄為尚書令荆州刺史留衛西朝以弟穎達為冠軍將軍率師隨武帝圍郢城陷之帝進江州使穎達與曹景宗破東昏將李居士又從下東城武帝之起也巴東太守蕭惠訓不從舉兵侵荆州穎胄遣軍拒之兵敗穎胄素能飲酒噉白肉時輔和帝處上流自以職居將相不能拒制惠訓愧卒州中祕之使似其書者假為教命時武帝圍

建康和帝密報穎胄凶問，祕不發喪。及建康平，惠訓衆潰，始發喪。和帝詔贈丞相梁天監元年，追封巴東公。喪還，武帝車駕臨哭。渚次葬，依齊豫章王故事，諡曰獻武。穎達封作唐侯，爲豫章內史，甚不悅。將發，預華林宴，辭氣不平。沈約因勸酒，欲以釋之。穎達大罵曰：「我今日容色，正是汝老鼠所爲。何復勸我酒？」帝謂之曰：「汝是我家阿五。」沈公宿望，何意輕脫？若以法繩汝，汝復何理？穎達竟無一言，唯大涕泣。帝心愧之。未幾，遷江州刺史。或傳其謀反，帝遣直閣將軍張豹子稱江中討盜，實使防之。穎達知朝廷意，唯飲酒不治州事。遷右衛將軍。卒。子敏爲新安太守，好射雉，未嘗在郡。詞訟皆就於野次。張

弩損腰卒

王茂，太原人，身長八尺。齊武帝布衣時見之，歎曰：「王茂先年少，堂堂必爲公輔。」爲臺郎，累年不調。知齊將亾，求爲邊職。除雍州長史。武帝浚許之事，無大小皆詢焉。或譖茂反，帝弗信。譖者驟言之，遣視其甲，稍則蟲網焉。乃誅言者。或云茂與帝不睦，帝腹心勸除之。帝曰：「將舉大事而殺驍將，非策也。」乃令鄭紹叔往候之。遇茂臥疾，紹叔曰：「都下殺害日甚，使君家門塗炭，今欲起義，長史那猶安臥耶？」茂卽擲枕起，隨紹叔入見。武帝大喜，下牀迎之，結爲兄弟。及發雍部，以茂爲軍鋒師次。

人不知足
至此
武帝待功
臣亦自難

秣陵東昏遣大將王珍國盛兵朱雀門衆號三十萬及戰義
軍稍却茂下馬單刀直前外甥韋欣慶勇力絕人執鐵纏稍
翼茂而進大破之茂勲第一建康平以茂爲侍中護軍將軍
封望蔡公東昏妃潘玉兒有國色武帝將留之以問茂茂曰
亾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帝乃出之而以余妃賜茂潘之
亞也羣盜燒神虎門茂率兵赴之爲盜所射茂躍馬而進羣
盜反走自表解職不許江州刺史陳伯之叛以茂爲刺史討
之伯之奔魏九江新經軍寇茂務農省役百姓安之進車騎
將軍丹陽尹時天下無事武帝方敦文雅茂頗怏怏侍宴醉
後見於辭色武帝不責也進司空茂性方正雖僕妾莫見其

情容卒諡曰忠烈

曹景宗

曹景宗新野人嘗匹馬卒逢蠻數百圍之景宗馳騎四射每
箭殺一蠻蠻遂散走因以膽勇知名太尉陳顯達北圍馬圈
景宗爲偏將以甲士二千設伏破魏託跋英四萬人顯達嗔
其功景宗無怨言高祖爲雍州刺史景宗浚自結附義師起
景宗領兵爲前鋒次江寧東昏將李居士重兵屯新亭選精
騎一千至江寧行頓景宗始至安營未定師行日久噐甲穿
弊居士望而輕之前薄景宗景宗馳戰居士奔潰景宗盡獲
其衆與王茂破王珍國於大航軍士抄掠財物略奪子女景

史緯

卷之一百十九

古

宗不能禁天監元年授郢州刺史封竟陵侯景宗於城南起宅長堤以東夏口以北開街列門東西數里部曲殘橫民厭苦之魏寇司州圍刺史蔡道恭景宗頓兵不出司州陷御史中丞任昉劾之高祖以功臣寢而不治魏托跋英圍昌義之於徐州高祖遣景宗援之詔待衆軍俱進景宗欲揣其功違詔先進值暴風軍不得渡乃還高祖聞之曰景宗不進其天意乎若孤軍獨往必致狼狽今衆軍俱進破賊必矣及豫州刺史韋叡至與景宗進屯邵陽洲魏將楊大眼對橋北岸立城每牧人過岸伐芻藁皆爲大眼所略景宗乃募勇敢千餘人徑渡於大眼城南數里築壘大眼率衆來攻景宗與戰破

之壘成使趙草守之因謂之趙草城恣芻牧焉高祖詔景宗等逆裝高艦與魏橋等爲火攻計三月春水生淮水暴長六七尺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叡乘艦登岸擊魏洲上軍盡殪大眼於西岸燒營英自東岸棄城走士卒投水死淮水爲之不流景宗躡大眼至滅水上伏尸相枕昌義之逐英至浴口英匹馬入梁城生擒五萬餘人軍糧器械牛馬驢騾不可勝計景宗凱旋帝於華光殿宴飲連旬令僕射沈約賦韻景宗啓求賦詩帝曰卿人才英拔何必在一詩景宗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時韻已盡惟餘競病二字景宗操筆便成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歎賞不

恐不成
而此已許

已約及朝賢驚嗟竟日。詔付左史進爵為公。景宗好內妓妾數百，皆曳羅綺，性躁動，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麀鹿，射之，饑食其肉，渴飲其血，甜如甘露，漿覺耳後生風，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遭此邑邑，使人氣盡。高祖數宴見功臣，共道故舊，景宗醉後謬念，或稱下官高祖以為笑樂，卒諡曰壯。景宗齊末，任竟陵郡，其弟義宗居雍州，賈人向氏欲以妹適之，裝錢百萬，義宗遣人諮景宗，景宗題書後曰：買猶未得，云何已賣。義宗貪黷，竟娶之。

夏侯詳

夏侯詳字叔業，譙郡人。年十六，遭父艱，哀毀，廬墓三年，有雀三足飛來，集其廬戶，眾異之。為刺史殷琰主簿，琰叛，宋明帝遣將軍劉劭討之，琰將請救於魏。詳曰：今日之舉，本効忠節，若社稷有主，便歸身朝廷，何可北面異域。今魏軍近在淮次，官軍未測吾之去就，若遣使歸欵，必厚相慰納，豈止免罪而已。詳請充使，乃見劭曰：將軍嚴圍峭壘，矢刃如霜，城內愚徒實同困獸，士庶懼誅，咸欲投魏，僕踰城歸德，敢布腹心，願將軍弘曠蕩之恩，解圍退舍，皆相率而至矣。劭許之，詳請反命，呼城中人語之，即日琰出一州以全。齊明帝輔政，雅重之，引

詳及裴叔業密議，詳不對。帝怪之，叔業以告詳。詳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出爲義陽太守，遷西中郎司馬。高祖兵起，詳與穎胄同歸。誠欵天監三年，遷車騎將軍、湘州刺史。城南臨水，有峻峰，舊傳刺史登此山，輒被代，皆莫敢至。詳於其地起臺榭，延僚屬。六年，遷尚書右僕射。卒，子亶，字世龍，爲驍騎將軍。普通六年，遣豫州刺史裴邃帥軍自南道攻壽陽城，未克而邃卒，乃使亶代之。遂與魏河間王元琛頻戰，克捷。淮堰水盛，壽陽城將沒，亶帥魚弘等通清流澗，將入淮。肥魏軍夾肥築城，出亶後，亶破之。進攻黎漿，將軍韋放自北道來會，兩軍旣合，所向皆降。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口七萬五千人，米二十

萬石。詔以亶爲豫南、豫二州刺史。壽春兵荒，百姓流散，亶輕刑薄賦，務農省役，民戶充復。卒於鎮，贈車騎將軍，謚曰襄。亶美風儀，寬厚有器量，涉獵文史，能端對。宗人夏侯溢爲衡陽內史，辭曰：「亶侍坐，高祖曰：『溢與卿疏近？』」亶曰：「是臣從弟。」高祖知溢與亶已疏，曰：「卿儉人，不辨族從。」亶曰：「臣聞服屬易疎，所以不忍言。聞者善之。」亶歷六郡三州，不修產業，祿賜所得隨散親故。性儉率，居處服用充足而已。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爲夏侯妓，衣弟夔字季龍爲司州刺史，帥將軍裴之禮、任思祖出義陽道，攻平靜、穆陵、陰山三關，剋之。時譙州刺史湛僧智圍元慶

和於廣陵入其郛魏將元顯伯率軍赴援僧智逆擊破之夔
自武陽來會慶和請降夔以讓僧智僧智曰慶和心欲降公
不願降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將皆烏合召募不可
御以法公持軍素嚴受降納附浚得其宜夔乃登城拔魏幟
建官軍旗鼓慶和束兵以出軍無私焉凡降男女口四萬餘
人粟六十萬斛餘物稱是顯伯夜遁衆軍追之生擒三萬餘
人斬獲不可勝數詔以僧智鎮廣陵夔屯安陽夔又遣偏將
屠楚城由是義陽北道遂與魏絕封保城侯轉豫州刺史豫
州數遭兵寇人多失業夔帥軍入於倉陵立堰溉田千餘頃
歲收穀百餘萬石以充儲備兼贍貧人境內賴之兄亶先經

夔與令兄

此任至是夔又有恩惠百姓歌之在州七年遠近皆附有部
曲萬人馬二千匹服習精強爲當時之冠性奢豪後房伎妾
曳羅縠飾金翠者以百數敬愛人士不以勢位自高坐中賓
客常滿卒於州贈侍中諡曰桓子譚龐險薄行爲蕭淵明長
史淵明戰沒復爲侯景長史景叛譚前驅濟江頓兵城西剽
掠子女財貨淵明有四妾章于王阮並國色譚至破第納焉
魚弘襄陽人歷南譙盱眙竟陵太守常語人曰我爲郡有四
盡水中魚鱉盡山中麀鹿盡田中米穀盡村中民庶盡人生
世上如輕塵栖草白駒過隙懽樂而已富貴幾時恣意酬賞
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翫車馬窮一時之絕復爲新興永

寧二郡太守卒

蔡道恭

蔡道恭南陽人天監初為右將軍司州刺史魏圍司州時眾不滿五千人食裁支半歲魏軍晝夜攻之道恭隨方抗禦魏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填塹道恭於塹內列矜衝欄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塹水道恭載土掩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梯衝攻圍日急道恭用四石大弓射之所中皆洞甲飲羽一發或貫兩人敵人皆靡於城內作土山厚二十餘丈多作大槩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刺登城者魏軍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兄子僧

總從弟靈恩及諸將帥曰吾病勢不支汝等當死守無令吾有遺恨五月卒魏知道恭死攻之轉急朝廷遣鄧州刺史曹景宗率眾赴援景宗頓兵不前至八月城乃陷魏許還道恭喪其家以女樂易之任助彈文云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倫生棄甲一但生曹死蔡優劣若是

楊公則

楊公則字君翼天水人父仲懷為豫州刺史殷琰將琰叛劉勔討之仲懷力戰死公則年未弱冠冒陣抱尸號哭絕而復甦勔命還仲懷首公則徒步負喪歸里義軍起高祖命公則為先驅至新林公則屯領軍府北樓與南掖門相對登樓指揮城中遙見旌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床左右皆失色公

則談笑如常。東昏夜選勇士攻柵，軍中驚擾，公則堅臥不起。命擊退之。公則所領皆湘溪人，性怯懦，城內輕之。每出盪，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厲軍士，剋獲更多。及城陷，內出者每被剝奪，公則命麾下衛送之。公卿士庶出者，多由公則營焉。進左將軍、湘州刺史。湘州寇亂累年，民多流散，公則輕刑薄斂，戶口充復。朝廷議北伐，詔公則屯洛口。公則受命遘疾，謂親人曰：「昔廉頗馬援以年老不用，今國家不棄朽懦，任以前驅，馬革還葬，此吾志也。」強起登舟，至洛口。壽春士女歸降者數千戶。魏豫州刺史薛恭度遣長史石榮接戰，斬之，逐北至壽春。卒於師，贈車騎將軍，諡曰烈。

鄧元起

鄧元起，南郡人。永元末，爲武寧太守。蠻帥田孔明附於魏，寇掠三關，規襲夏口。元起率銳卒攻之，旬月之間，拔六城，斬獲萬計，餘黨悉散。走郢州刺史張冲，表元起爲中兵參軍。會義兵起，蕭穎胃與書招之，部曲多勸元起歸冲。元起曰：「朝廷暴虐，誅戮宰執，羣小用命，衣冠道盡。荆雍二州同舉大事，何患不剋我老母在西，情豈忍舍？若事不成，受戮昏朝可也。」卽率衆歸高祖。天監初，封當陽侯，益州刺史。初武帝之起，益州刺史劉季連持兩端，元起將至，遂發兵拒守。元起至巴西太守朱士畧出迎，蜀人來投者新故三萬餘人。時軍糧匱乏，或說

元起曰蜀土政慢民多詐偽若檢巴西籍注因而罰之所獲必厚涪令李膺曰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民始附於我觀德若糾以刻薄民必不堪衆心一離雖悔無及膺勸之義不患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膺率富民上米三萬斛元起破季連於赤水進屯西平季連嬰城自守元起圍之柵其三面而塹焉元起巡視西柵季連使精勇掩之將至麾下元起持楯叱之衆辟易不敢進季連圍困會高祖使赦其罪季連開城納元起元起送之京師元起得庾黔婁蔣光濟厚待之任以州事黔婁清潔光濟善謀勸元起爲善政蜀土翕然稱之元起舅子梁矜孫性輕脫與二人志行不同言於元起曰城

中稱有三刺史節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疎黔婁光濟治迹稍損徵爲右衛將軍以西昌侯蕭藻代之未至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南鄭叛引魏人寇東西晉壽衆勸元起救之元起曰賊寇草竊何事忽忽魏遂陷兩晉壽藻至元起營還裝糧儲器械略無遺者藻甚怨之因表其逗留收付州獄自縊故吏廣漢羅研訟之帝使讓藻曰元起爲汝報讐汝乃爲讐報讐乎貶藻爲冠軍將軍贈元起征西將軍諡曰忠初元起在荊州刺史隨王叔陵爲從事別駕庾亮堅執不可大軍至京師募在城內甚懼及城平元起先遣迎募語人曰庾別駕若爲亂兵所殺我何以自明少時嘗至西沮田舍有沙門造之乞

藻懿之子
東昏殺懿
元起與高
祖起義故

元起問田人曰。有稻幾何。曰二十斛。元起悉以施之。除益州時。過江陵。迎其母。母奉道居館。不肯出。元起拜請同行。母曰。貧賤家兒。忽得富貴。詎可久保。我不能與汝共禍。敗也。元起至蜀。使蔣光濟筮之。遇蹇。喟然歎曰。吾豈鄧艾而及此乎。後果敗。羅研字浚微。爲本州別駕。齊苟兒叛。臨汝侯嘲之曰。卿蜀人。樂禍貪亂。一至於此。研曰。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爲村。不過數家。有食窮迫之人。十有八九。束縛之使。旬有二三。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雞。一母之豕。牀上有百錢布被。篋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劍於後。亦不能使一夫爲盜。况貪亂乎。卒官山南太守。後漢書

張弘策

張弘策。范陽人。文獻皇后之從弟也。母嘗有疾。五日不食。弘策亦不食。母強爲進粥。乃食。母所餘。居母憂。三年不食鹽菜。弘策與高祖年相輩。恒隨高祖遊處。每入室。常覺有雲烟氣。愈加敬異。建武末。弘策從高祖宿酒酣。徒席星下。語及時事。因問高祖曰。緯象云何。高祖曰。漢北有失地氣。浙東有急兵祥。今冬魏人必動。動必亾。漢北帝今久疾。或有不諱。北人必乘機而作。然亦爲真主驅除耳。明年都邑有亂。死人如麻。齊之歷數。自茲盡矣。英雄當興於梁楚間。弘策曰。英雄今何在。爲已富貴。爲在草茅。高祖笑曰。光武云。安知非僕。弘策起拜。

史綱 卷之九十九
日請定君臣之分。高祖曰：舅欲效鄧晨乎？是冬，魏軍寇新野。高祖將兵援之，詔代曹武為雍州刺史。弘策心喜，謂高祖曰：夜中之言驗矣。遂從高祖西行。高祖表弘策為參軍、常參密議。建康平，高祖遣弘策先入清宮，封檢府庫，珍寶委積。弘策秋毫無犯，遷衛尉卿。洮陽侯時東昏餘黨孫文明等不自安，因運荻束伏入南北掖，作亂燒神虎門。總章觀司馬呂僧珍以宿衛兵邀擊，不能却。上戎服御前殿，謂僧珍曰：賊夜來，是衆少曉則走矣。命打五鼓，賊謂天曉，乃散。官軍捕獲斬之，盜分入衛尉府。弘策方救火，盜從後殺之，贈車騎將軍。謚曰愨。子緬有學行，襲封洮陽侯。遷侍中。卒。弟纘尚武帝女富陽公主。

主起家秘書郎。秘書郎四員，宋齊以來為甲族起家之選。其居職不過數十日，便遷任。纘固求不徙，欲遍觀閣內書籍。帝指四部書目曰：君讀此畢，可言優仕矣。三載方遷。太子舍人出為吳興太守。遷吏部尚書，與參選何敬容意趨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湊。有詣纘，纘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遷尚書僕射，纘讓表曰：自出守股肱，人居衡尺，可以仰首伸眉，論列是非矣。而寸衿所滯，近蔽耳目，澁澁清濁，豈有能預加以矯心飾貌，酷非所閑。不喜俗人與之共事。指敬容也。改湘州刺史，治務公平。放老疾吏役，省關市戍邏。州界零陵郡有莫徭蠻，依險為居，歷歲不賓。纘至，遂向化。益陽縣有

田二頃皆異畝同穎在湘四年流人自歸戶口增十餘萬州境大寧晚好積聚太清二年改雍州刺史河東王譽代爲湘州纘素輕少王資待甚薄譽留纘不遣侯景寇建鄴譽當下援湘東王繹鎮江陵與纘有舊纘欲因之以斃譽兄弟時繹率兵援臺至江津屬侯景請和詔罷援軍譽欲待湘東王至方還州纘貽湘東書曰河東已豎橋上水欲襲江陵岳陽在雍共謀不逞湘東乃沉米而歸纘棄部曲攜二女單舸赴江陵湘東遣使索纘部下仍遣纘向雍州前刺史岳陽王譽推遷未去處之城西白馬寺會臺城陷譽遂不受代助防杜岸給纘曰僕觀岳陽似不容使君使君素得物情若走入西山

義舉事無不濟纘以爲然乃要席引等於西山聚衆纘服婦人衣乘青布輿與親信十餘人奔引等譽令叅軍尹正追之纘以爲赴期大喜及至擒之纘乞爲沙門譽襲江陵常載纘隨後及軍敗遂殺之纘既貪婪貲賄填積及死湘東王收其書二萬卷並珍寶財物以粽蜜之屬還其家弟綰與纘齊名湘東王嘗策之百事綰對闕其六號爲百六公官吏部尚書

鄭紹叔

鄭紹叔開封人高祖臨司州爲中兵叅軍高祖罷州還京師謝遣賓客紹叔獨請留高祖曰卿才幸自有用我今未能相益宜更思他塗紹叔曰委質於公義無二心高祖固辭之乃

還及高祖爲雍州刺史紹叔間道西歸補寧蠻長史東昏忌高祖紹叔兄植爲殿直東昏遣至雍州託以候紹叔實使爲刺客紹叔密告高祖高祖乃於紹叔處置酒待植謂之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是見取良會也賓主大笑帝引植登臨城隍周觀府署士卒器械舟艦戰馬莫不富實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未易圖也紹叔送植於南峴而別義師起爲驍騎將軍從下江州留紹叔監州謂之曰前途不捷我任其咎軍糧不繼卿當其責紹叔都督糧運軍無闕乏入爲衛尉卿封東興侯卒諡曰忠

呂僧珍

呂僧珍高祖之父范人也太祖爲豫州刺史以爲蒙令建武二年魏大舉南侵高祖帥師援義陽長沙王暢時爲梁州刺史魏圍之高祖欲遣使求梁州問衆莫敢行僧珍請往卽日單舸上道獲暢書而反高祖臨雍州爲中兵參軍委以心膂高祖招募武猛從者萬餘人多伐材竹沉於檀溪積茅若山阜僧珍悟其旨亦陰勇死士私具櫓數百張及師起取檀溪材竹裝爲艫艦葺之以茅頃刻立辦衆軍將發爭櫓僧珍出所具付之軍遂濟至江寧高祖令僧珍與王茂率精兵先登赤鼻邏李居士來戰要擊大破之茂移屯越城僧珍守白板李居士覘僧珍衆少率銳卒萬人直來薄城僧珍戒將士勿遙射須賊

至塹裏并力破之敵軍越塹拔柵城上矢石俱發僧珍率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內外齊擊居士奔散東昏大將王珍國列車爲營背淮而陣僧珍縱火焚其營卽日瓦解建康平高祖受禪封平固侯左衛將軍僧珍表求拜墓高祖欲榮之授南兖州刺史僧珍本州也僧珍平心率下不私親戚從子宏以販葱爲業僧珍至棄業欲求官僧珍曰吾荷國重恩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但當速反葱肆耳姊適于氏住在市西小屋僧珍導從鹵簿到其家不以爲媿徵爲領軍將軍恩遇隆密僧珍性恭慎當直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座屏氣鞠躬果食未嘗舉箸嘗因酒後取一椀食之高

祖笑曰便是大有所進僧珍病車駕臨幸中使醫藥一日數至僧珍語親舊曰吾昔在蒙縣熱病發黃當時謂必不濟主上見語卿有富貴相必不死俄而果愈今已富貴復發斯病必不起矣贈驃騎將軍諡曰忠敬初宋季雅罷郡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百萬買宅千萬買鄰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閭人以之弗爲通強之乃進僧珍疑其故親發之乃金錢也遂言於帝以爲衡州刺史將行謂所親曰不可以負呂公在州有政績

此買鄰也

柳惔

柳惔字文通世隆次子也好學工文光曉音律少與兄悅齊名尚書僕射王儉嘗造悅惔世隆謂為諂已儉至門遣人謂世隆曰賢子見顧今來報禮若仍相造似非本意為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友子響昵近小人惔稱疾還都及難作獲免建武末為梁南秦二州刺史武帝起兵惔舉漢中以應及受命除散騎常侍帝之鎮襄陽惔祖道帝解玉環贈之及元會帝曰卿所佩玉環是新亭所贈耶對曰臣謹服之無數封曲江侯遷尚書左僕射卒惔度量寬博頗畏憚其婦性愛音樂女妓精麗略不敢視僕射張稷與惔善而為惔妻所敬稷每詣惔必先問夫人惔每欲見妓因稷請奏樂其妻隔幔坐然

後妓出惔因留目焉弟惔字文暢世隆彈琴為士流第一惔每奏舊操嘗感思因變體備寫古曲嘗賦詩未就以筆擊琴客効其聲以筋扣之惔驚其清絕乃製為雅音後傳擊琴本此惔常言今聲轉失古法乃著清調論具有源流齊竟陵王將朝見惔投壺其梟不絕停輿久之進見遂晚世祖遲之王以實對世祖復使為之賜絹二十疋嘗與王瞻博射嫌其皮濶乃摘梅帖烏珠之上發必命中觀者驚駭梁天監元年除長兼侍中惔工篇什為詩云亭臯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瑯琊王融見而嗟賞書之齋壁每侍宴帝必詔惔賦詩嘗和帝登景陽樓篇云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翠葉承漢遠雕輦逐

風游甚見稱美。帝好奕棋，使暉品定棋譜，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優劣為棋品三卷。暉居第二焉。帝謂周捨曰：「柳暉可謂具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暉著十杖，龜經鑿術精妙，出為吳興太守。卒，少子偃，年十二，武帝引見，問讀何書，對曰：「尚書。」問其美句，對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眾咸異之。」尚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女為陳宣帝皇后，子盼尚陳文帝。女富陽公主，後主即位，加散騎常侍，性愚戇，因醉乘馬入殿門，為有司所劾，免。惔、暉、澄、忱，兄弟四人，三兩年間，迭為侍中，復居方伯，當時罕比。

韋叡

韋叡，字懷文，杜陵人。齊末為上庸太守。高祖檄至，叡率郡人伐竹為筏，倍道來赴，有眾二千，馬二百匹。高祖見叡，甚悅，曰：「吾事就矣。」他日見君之面，今日見君之心。天監二年為豫州刺史，王師北伐，詔叡都督眾軍。叡攻魏小峴城未拔，巡行圍柵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曰：「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若能挫之，其城自拔。」進兵擊之，魏兵敗走。因急攻之，城遂拔。進討合肥，叡按行山川，立肥水堰，日夜督率，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築東西小城夾合肥，叡攻之，魏將楊靈胤帥軍五萬奄至，眾懼，勸叡請兵。叡笑曰：「賊已至城下，方求益兵，豈能有及。且吾求濟師。」

彼亦徵衆。猶吳益巴丘蜀增白帝耳。師克在和不在衆。古之義也。因與戰。破之初。肥堰成。使王懷靜築城守之。魏破懷靜。乘勝至堤下。軍監潘靈祐勸獻退還巢湖。獻怒曰。將軍死綏。有前無却。令取繳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獻素羸。每戰未嘗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厲衆軍。魏兵來鑿堤。獻夾堤而戰。魏兵稍却。因築壘以固。堤起。鬪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攻具既成。堰水又滿。魏救兵無所用。城遂潰。俘斬萬餘。所獲軍實無所私焉。獻晝接賓旅。夜算軍書。撫循士衆。常如不及。故人爭歸之。所至頓舍。修立館宇。藩籬墻壁。皆應準繩。進次東陵。去魏甓城二十里。有詔班師。獻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

殿後。魏人服其威名。望之不敢逼。五年。魏中山王元英圍刺史昌義之於鍾離。衆號百萬。連城四十餘。高祖遣征北將軍曹景宗督軍二十萬以拒之。次邵陽洲。築壘相守。詔獻率豫州之衆會焉。獻自合肥逕道由陰陵大澤兼程而進。行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時魏軍盛。或勸獻緩行。獻曰。鍾離鑿穴而處。負戶而汲。吾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况緩乎。旬日至邵陽。景宗見獻禮甚謹。高祖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獻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為城。比曉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何其神也。景宗慮城中危。懼募軍士。言文達洪麒麟潛行水底。得達東城。於是人百其勇。英率衆來戰。獻乘素輿。執如意麾軍。

史記卷之九十九
一
一日數合魏人於邵陽洲兩岸爲橋跨淮通道樹柵守之。獻
裝大艦治水軍值淮水暴長鬪艦競發以小船載草灌之以
膏往焚其橋風怒火盛烟塵晦冥敢死之士前拔其柵倏忽
之間橋柵盡壞太守馮道根等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動天
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元英脫身遁去魏軍趨水死者十
餘萬斬首如之其餘釋甲稽顙猶數十萬所獲軍實牛馬不
可勝計昌義之見獻且悲且喜不暇語但叫曰更生更生高
祖遣中書郎周捨勞軍淮上獻積所獲於軍門捨觀之曰君
此獲復與熊耳山等矣遷左衛將軍司州刺史馬仙埤爲魏
所敗三關擾動詔獻督軍援之獻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

開大塹起高樓衆譏其示弱獻曰不然爲將不可端恃勇魏
軍退遷雍州刺史初獻起兵鄉中客陰僞光泣止獻及獻爲
本州僞光道侯獻笑謂之曰若從公言今乞食矣餉耕牛
十頭徵爲護軍將軍閒居無事慕石奮陸賈爲人畫之於壁
以自玩卒贈侍中車騎將軍諡曰嚴獻有雅度將兵仁愛士
卒營幕未立不肯舍井竈未成不先食所居有政績被服必
於儒者與裴邃爲梁名將餘人莫及獻兄纂早知名仕齊爲
司徒記室沈約嘗稱纂於上曰恨陛下不與此人同時其學
非臣輩也獻子放字元直高祖遣領軍曹仲宗攻渦陽以放
爲明威將軍帥師會之魏大將費穆帥衆奄至放軍營未立

麾下止二百餘人從弟洵驍果有勇力單騎擊刺馬被傷不能進放胄貫三矢衆皆失色請放突去放叱之曰今日惟有死耳乃免胄下馬據胡床處分於是士皆殊死戰魏軍退走放逐北至渦陽魏遣常山王元昭率衆來援放與陳度趙伯超夾擊大破之渦陽城主王偉以城降放散遣降人魏諸營壘聞之一時奔潰衆軍斬獲畧盡遷北徐州刺史卒放弘厚篤實輕財好施友愛諸弟每將遠別及行役初還常同六室臥起時比之姜肱兄弟子粲字長蓓拜太子右衛率大同中帝不豫一日暴劇內外咸云帝崩粲將率宮甲度臺問那不見辦長梯以爲大行升前殿須長梯以復也帝聞之曰韋粲

願我死有司奏推之帝不從出爲衡州刺史遷散騎常侍粲還至廬陵聞侯景之亂簡閱部下得精卒五千馬百匹倍道赴援至豫章就內史劉孝儀謀之孝儀曰如是當有別勅豈可輕信軍使矣相驚動時孝儀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宮闕水陸俱斷何暇有報假令無勅豈得自安卽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要粲粲馳見大心曰上游藩鎮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計實應在前但中流任重不可闕鎮今宜且張聲勢移鎮溢城遣偏將隨發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隨粲粲留家累於江州以輕舸就路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萬餘人至橫江粲

散金帛賞戰士。鄱陽王範遣其世子嗣與西豫州刺史裴之高帥江西之衆赴京師。屯於楊公洲。之高遣船渡仲禮與合軍進屯王遊苑。祭推仲禮爲大都督。之高自以年位恥居其下。祭抗言於衆曰。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柳司州士馬精銳。人捍邊疆。爲景所憚。所以推之。若論位次。柳在祭下。語其年齒亦少於祭。直以社稷之計。俱不復論。師克在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德。豈應挾私情以沮大計。乃單舸至之高營。讓之曰。今二宮危逼。猾寇滔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盾。之高垂泣曰。吾荷國恩榮。自應率先士卒。顧恨衰老。不能効命耳。若必有疑。當剖心相示。於是定議。

仲禮進軍次新亭。賊列陣於中興寺。相持至晚。各解歸。仲禮部分諸將。令祭頹青塘。青塘當石頭中路。祭以賊必爭之。謂仲禮曰。祭才非禦侮。直欲以身殉國。節下善量其宜。仲禮曰。青塘迫近淮渚。今欲立柵壘。糧儲船艦。盡就泊之。此是大事。非兄不可。若以兵少。當更遣軍相助。乃使直閣將軍劉叔胤助祭。祭水陸俱進。值昏霧。軍人失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至曉。壘柵未合。景登禪靈寺閣。望祭營未立。便率銳卒來攻。軍副王長茂勸據柵待之。祭不從。令軍主鄭逸逆擊之。命叔胤以水軍截其後。叔胤畏懦不敢進。逸遂敗賊。乘勝入營。左右牽祭避賊。祭不動。叱子弟力戰。遂見害。年五十四。祭弟助警。

矣在此

史記卷之九十九
三
構從弟昂子尼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賊傳祭首以示城內太宗流涕曰社稷所寄惟在韋公如何先死行陣世祖諡曰忠貞祭長子臧太子禿馬城陷奔據豫章爲其部下所害

范雲

范雲字彥龍舞陰人爲郢州書佐沈攸之舉兵圍郢城雲父抗爲參軍城守雲爲攸之所得攸之令送書入城或欲誅之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違其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固所願也長史柳世隆與雲善乃免之爲竟陵王子良主簿時有獻白鳥者齊高帝問雲此是何瑞雲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鳥至時謁廟始畢帝悅明帝卽位拜散騎常侍雲浚爲

帝所知帝將盡誅高武子孫雲因言次日昔豫章王語臣嘗夢在高山上有濊阮文惠太子先墜次武帝次已望見陛下坐御床備羽儀不知此是何祥卿慎勿向人道明帝流涕曰豫章此意亦難負於是處昭胄兄弟異於餘宗室爲治興內史舊郡界得亾奴婢悉付作部買銀輸官雲聽百姓識之若百日無主依判送臺郡多豪猾二千石有不善者謀共殺害不則逐去之邊帶蠻俚前內史皆以兵自衛雲無以恩德罷亭侯商賈露宿郡中稱爲神明坐事免永元二年爲國子博士初武帝爲司徒祭酒與雲俱在竟陵王西邸情好懽甚帝卜居東郊雲亦築室相依嘗與帝同宿顧暲之舍暲之妻

方產有鬼將入反走曰此中有王有相雲起曰王當仰屬相以見歸因是盡心推事及東昏遇弒張稷使雲衛命至石頭帝恩待如舊遂叅贊謨謀拜黃門侍郎與沈約同心翊贊梁臺建遷侍中高祖納東昏余妃頗妨政事雲以爲言未之從也後與王茂同入臥內雲復諫曰昔漢祖居山東貪財好色及入關財帛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范增以爲其志天故也明公始定天下海內想望風采奈何襲昏亂之蹤以女德爲累王茂因起拜曰范雲言是公必以天下爲念無宜留惜高祖賜錢百萬以余氏賜茂高祖受禪柴燎於南郊雲以待中叅乘高祖升輦謂雲曰朕今日所謂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雲

對曰願陛下日慎一日遷吏部尚書封霄城侯雲盡誠翊亮知無不爲高祖亦推心任之嘗侍宴高祖謂臨川王宏鄱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結兄弟好我今爲天下主汝宜呼之爲兄二王下席拜與雲同車還尚書省時人榮之遷右僕射雲與領軍長史王暉善雲宅新成咳亾於官舍屍無所歸雲以東廂給之移屍自門入躬自營舍人以爲難初帝加九錫雲忽中疾召醫徐文伯視之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卽時愈政恐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夕可而况二年文伯乃下火重衣以覆之有頃汗流卽起二年果卒帝卽日臨殯贈衛將軍諡曰文有集三十卷

沈約

沈約字休文。璞之子也。約年十三。遭家難。潛竄會稽。免流寓。孤貧篤志好學。所讀輒誦之。博通羣籍。宋末爲尚書度支郎。齊初爲文惠太子管書記。特被親遇。時王侯到宮。或不得進。約以爲言。太子曰。吾生平懶起。得卿談論。欣然忘寢。卿欲我夙興可恒。早入。高祖勲業既就。天人允屬。約嘗扣其端。高祖不應。他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萬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尺寸之功。今兒童牧豎。悉知齊祚將終。讖云。行中水作天子。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也。高祖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起。樊沔時應思。今王業已就。何所復思。自至京

邑氣序已移。若不早定大業。一旦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敢有異圖者矣。豈更有人方同公作賊耶。約出。高祖以問范雲。雲對與約同。高祖曰。智者乃爾相符耶。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而約先期入。高祖命草其事。約出。懷中詔書。並諸選置。高祖初無所改。俄而雲至。不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云咄咄。及約出。雲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高祖謂雲曰。生平與沈休文羣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日才智縱橫。可謂明識。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知公。高祖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乃卿二人也。梁臺建爲吏部尚書。兼右僕射。高祖受禪。

封建昌侯。遷尚書令。領太子少傅。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以爲宜。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與徐勉素善。以書陳情於勉。曰。聖道聿興。謬逢嘉運。今歲開元。禮年云至。懸車之請。事由恩奪。邇日以來。病增慮切。當由生靈有限。勞役過差。總此凋竭。歸之暮年。牽策行止。努力祇事。外觀尚似全人。而筋力不相綜攝。常須過自束持。方可僂俛。解衣一臥。支體不復相關。上熱下冷。月增日篤。取暖則煩。加寒必利。後差不及前差。後劇必甚前劇。百日數旬。革帶常移。舊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以此推之。豈能支久。若復不休。將貽聖主不追之恨。冒欲表聞。乞歸老之秩。若天假其年。還得平健。

才力所堪。圖思報効。勉爲言於高祖。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約性不飲酒。少嗜欲。雖時遇隆重。而居處儉素。立宅東田。矚望郊阜。嘗爲郊居賦。曰。惟至人之非已。固物我而兼忘。自中智以下。洎咸得性以爲場。獸因窟而獲騁。鳥先巢而後翔。伊吾人之褊志。無經世之大方。思依林而羽戢。願託水而鱗藏。固無情於輪奐。非有欲於康莊。披東郊之寥廓。入蓬藿之荒茫。旣從豎而橫構。亦風除而雨攘。伊皇祖之不辰。逢時艱之孔棘。訪安土而遷移。掩閑庭以晏息。芳塵浸而悠遠。世道忽其窳隆。緜四代於茲日。盈百祀於微躬。嗟敝廬之難保。若賈籜之從風。或誅茅而剪棘。或旣西而復東。迹平生

之耿介。實有心於獨往。思幽人而軫念。望東臯而長想。應屢
歎於牽絲。陸興言於世網。事滔滔而未合。志悁悁其無爽。值
銜圖之盛世。遇興聖之嘉期。謝中涓於初日。叨光佐於此時。
翼儲光於三善。長王職於百司。兢鄙夫之易失。懼寵祿之難
持。放傳嗣於堯壤。何安身於窮地。味先哲而爲言。固余心之
所嗜。詠希微以考室。幸風霜之可庇。爾乃傍窮野。抵荒郊。編
霜。莢寒茅。構棲噪之攸集。築町疇之所交。因犯檐而刊樹。
由妨基而剪巢。決滄溇之汀澗。塞井甃之淪坳。藝芳枳於北
渠。樹修楊於南浦。織宿楚以成門。藉修竹而爲戶。既取陰於
庭樾。又因籬於芳杜。開閣室以遠臨。闢高軒而傍觀。羅窓映

牖。接霽承隅。開丹房以四照。舒翠葉而九衢。翻泊頡頏。遺音
下上。好葉隱而枝藏。乍間關以來往。大鴻小雁。修鷁短鳧。曳
參差之弱藻。戲瀾潯之輕軀。碧鱗朱尾。修顛偃額。小則戲渚
成文。大則噴流揚白。原農皇之攸始。討厥播之云初。尋井田
之往記。考阡陌於前書。頃四百而不足。畝五十而有餘。撫幽
衷而跼念。幸取給於庭廬。緯東菑之故耜。浸北畝之新渠。安
事千斯之積。不羨汶陽之墟。回余眸於良域。覲高館乎茲嶺。
雖混成以無跡。實遺訓之可秉。如食霞而吐霧。終陵虛而倒
景。駕雌蜺之連卷。泛天江之悠永。指咸池而一息。望瑤臺而
高騁。匪爽言以自媵。異神方之可請。惟鍾巖之隱鬱。表皇都

而作峻。蓋望秩之所宗。含風雲而吐潤。疎枝拂日。墜石堆星。岑峯崒岫。或坳或平。盤堅枕臥。詭狀殊形。孤燈橫插。洞穴斜。經千丈萬仞。三襲九成。亘繞州邑。款跨郊坳。素烟晚帶。白露晨縈。近循一巖異色。遠望百嶺俱青。欲息心以遣累。必違人而後豁。或結檠於巖根。或開櫺於木末。室闔蘿蔦。檐梢松栝。旣得理於兼謝。固忘懷於饑渴。無希驥之秀質。乏如珪之令望。仰休老之盛則。請微軀於夕陽。勞蒙司而獲謝。猶奉職於春坊。時言歸於陋宇。聊暇日以翱翔。傷余情之頽暮。懼憂患其相溢。悲異軫而同歸。懼殊方而並失。時復託情魚鳥。歸閑蓬華。旁闕吳娃。前無趙瑟。以斯終老於焉。消日。惟以天地之。

恩不報書事之官靡述。徒重於高門之地。不載於良史之筆。長太息其何言。羞愧心之非一。約左目重瞳子。聰明過人。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少時孤貧。丐於親黨。得米數百斛。為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貴。不以為憾。嘗侍宴。有妓師。是齊文惠宮人。帝問識座中客否。曰。惟識沈家令。約伏坐流涕。帝亦悲焉。為之罷酒。約歷仕三代。該悉舊章。博物洽聞。取則當世。謝玄暉善為詩。任彥昇工於文。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藉勢。頗累清談。及居端揆。稍弘止足。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用事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高祖有憾於張稷。稷

為清論所
嫌也

禪代不由
已。是也。爲
何欲封廣
州亦云不
可。此小事何
不讓善約
寢甚。

卒與約言之約曰稷獲罪聖明故以尚書僕射出作邊州刺
史且已往之事何足復論帝以約婚家相爲大怒曰卿言如
此是忠臣耶起歸內殿約懼不覺猶坐如初及還未至床憑
空頓於戶下因病夢齊和帝以劍斷其舌召巫禳之巫言如
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事不由已高祖遣醫徐瑒
視約疾還具以狀聞約嘗侍宴值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
問曰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
前不讓當羞死帝以其不遜欲抵罪徐勉固諫乃止及聞赤
章事大怒數使中使譴責約懼遂卒年七十三有司謚曰文
帝曰懷情不盡曰隱改謚爲隱約嘗以晉氏一代竟無全書

年二十便有撰述之意宋泰始初征西將軍蔡興宗爲啓明
帝有勅許焉逾二十年爲書凡一百二十卷條流雖舉而采
掇未周永明初遇盜失第五帙齊建元四年勅撰國史永明
二年勅換起居注五年又勅撰宋書六年畢功表上之曰臣
聞大禹刊木事炳虞書西伯戡黎功煥商典伏惟皇基積峻
帝烈弘浚樹德往朝立勛前代若不觀風唐世無以見虞帝
之美自非覩亂秦餘何用知漢祖之業是以掌言未記爰動
天情曲詔史官追述大典臣實庸妄文史多闕以茲不才對
揚盛旨是用夕惕載懷忘其寢食者也竊惟宋氏南面承歷
統天雖世窮八主年近百載而兵車亟動國道屢屯垂文簡

續事類繁廣若夫英主啓基名臣建績拯世夷難之功配天
光宅之運亦足以勒銘鐘鼎昭被方策及虐君暴主前世罕
二國讎家禍曠古篋書又宜式規萬葉作鑒於後宋著作郎
何承天始撰宋書草立紀傳止於武帝時其志唯天文律歷
此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尋值病亡仍使侍御史蘇寶生續
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生被誅大明中又命著作郎
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蘇所述勒爲一史起自義熙之初訖
於大明之末其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皆孝武所造自永光
以來至於禪讓十餘年內缺而不續一代典文始末未舉且
事屬當時多非實錄又取舍乖衷進由時旨退傍世情垂之

宋武之功
詩樞爲大
何謂非關
宋代

方來難以取信臣謹更創立製成新史始自義熙肇號終於
昇明三年桓玄譙縱盧循之徒身爲晉賊非關後代吳隱謝
琨郗僧施義止前朝不宜濫及宋典劉毅何無忌孟昶諸葛
長民志在興復情非造宋今並刊除歸之晉籍臣遠愧南董
近謝遷固以閭閻小才述一代盛典屬辭比事望古慚良鞠
躬跼踖覩汗亾厝本紀列傳合七十卷繕寫已畢今謹奏呈
所撰諸志須成績上其所撰齊紀二十卷梁高祖紀十四卷
文集一百卷又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寤獨
得胸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高祖不好之問周捨曰何
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帝竟不用約論詩有平頭上尾

四聲外謬
甚多但自
唐行之至
今有幸存
焉

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世呼爲
永明體其論四聲妙有詮辨而諸賦亦往往與聲韻乖時有
王斌者著四聲論行於時斌博涉經籍雅有才辨初爲道人
嘗敝衣於瓦棺寺聽法雲師講成實論無復坐處唯僧正慧
超尚空席斌直坐其側慧超不能平罵曰那得此道人祿菽
似隊父唐突人斌笑曰既有叙勛僧正何爲無隊父道人撫
機問難辭理清舉四坐皆屬目後還俗以詩樂自樂人莫能
名之

江淹

江淹字文通考城人爲奉朝請宋南兗州刺史建平王景素

奸士淹客焉廣陵令郭彥文得罪辭連淹言其受金淹被繫
獄自獄中上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
振風襲於齊堂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
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見戮是以義士烈
女伏死而不顧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始謂虛語乃
今知之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加矜察下官本蓬戶桑樞之
民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
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
側身局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復爲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
之餘豫擊瑟賤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眎以顏色實佩荆卿

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迹墜昭憲，身限幽囹，履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爲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搥心，泣盡而繼之以血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臥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次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啓丹冊，並圖青史。寧當爭分寸之末，競刀錐之利哉！然下官聞衆毀銷金積，讒糜骨陳平，取疑於盜嫂，伯魚被名於不義，二子之才猶或

如此，况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差。史遷下室，至如下官，尚何言哉！夫以魯連之智，辭祿而不反，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良知之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當鉗口吞舌，伏劍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主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雜，榮光塞河，西洎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浸仁沐義，照景飲醇。而下官抱痛圓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沈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此心旣照，死且不朽。景素覽書，卽日出之。少帝卽位，多失德，景素耑據上流，咸勸因此舉。

事淹諫曰。流言納禍。二叔所以同亾。抵局銜怨。七國於焉俱斃。殿下不求宗廟之安。而信左右之計。復見麋鹿遊於姑蘇之臺矣。景素不納。爲吳興令。齊高帝輔政。聞其才。召爲參軍。事荊州刺史沈攸之。作亂。高帝謂淹曰。天下紛紛。君謂何如。淹曰。昔項強而劉弱。袁衆而曹寡。羽號令諸侯。卒受一劍之誅。紹跨躡四州。終爲奔北之虜。在德不在鼎。公何疑哉。帝曰。試爲我慮之。淹曰。公雄武有奇畧。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民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命以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一敗也。有威而無恩。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搢紳不懷。四敗也。懸兵千里以抗王師。五敗也。雖

鄧浦城

豺狼十萬。終爲我擒耳。帝悅。桂陽之役。朝廷周章。詔檄未就。高帝引淹入中書省。先賜酒食。淹素能飲。啖進酒數升。鵝炙垂盡。文詔亦辦。相府建。補記室參軍。高帝讓九錫。及諸表章。皆淹製也。建元二年。始置史官。淹與檀超掌其任。拜中書侍郎。少帝初爲御史中丞。彈劾權貴。內外肅然。遷秘書監。侍中淹孤貧。年十三。采薪以養母。曾於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供母。其母曰。此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可留待。侍中著之。果如母言。崔惠景舉兵圍京城。衣冠悉投名刺。淹獨不往。加衛尉卿。固辭不許。淹曰。此非吾任。路人所知。正取吾空名耳。天時人事。等當翻覆。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臨

此亦武備也

事應之何憂之有及武帝至新林淹微服來奔授冠軍將軍封醴陵侯淹謂子弟曰吾本素宦不求富貴今忝竊遂至於此功名既立正欲歸身草萊耳及卒高祖素服舉哀謚曰憲淹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為宣城太守罷歸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曰前以疋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披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見丘遲在側曰此數尺既無所以遺君淹自爾文章躓矣宿於治亭又夢一丈夫自稱郭璞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見還淹披懷中五色筆授之爾後為詩絕無佳句時人謂之才盡所著前後集並齊史十志行於世

任昉

任昉字彥昇樂安人為衛將軍王儉主簿儉每見其文必三復殷勤以為當時無輩瑯琊王融有雋才見昉文常悅然自失性至孝遭母憂廬於墓側哭泣之地草為不生服除拜步兵校尉齊明帝既廢鬱林王為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宣城公使昉具表草其辭曰臣本庸才智力淺短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浚同氣先帝大漸實奉詔言不忍固辭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遂荷顧託導揚末命雖嗣君棄常獲罪宣德王室之亂職臣之由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

昌邑爭臣之譏。四海之譏。於何逃責。陵土未乾。訓誓在耳。家國之事。一至於斯。非之尤。誰任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寧容復微榮於家。恥宴安於國。危驃驍上將。尚書端揆。臣知不慙。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嶽。存沒同歸。毀譽一貫。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便當自同體國。不為飾讓。至於光宅近甸。奄有全邦。殞越為期。不敢聞命。願曲留降鑒。垂恩聽許。帝惡其指斥甚愠。之由是終建武中。位不過列校。昉自結於梅蟲兒。東昏中旨。用為中書令。昉謝尚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蟲兒。那忽謝我。昉慚而退。高祖霸府建。以昉為記室。叅軍始。高祖與昉過竟

陵王西邸。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為記室。昉曰。我當以卿為騎兵。謂高祖善騎也。至是引昉符昔言焉。及即位。遷吏部郎中。出為義興太守。時產子多不舉。昉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資費。公田奉秩八百餘石。昉五分督一。妻子食麥而已。及被代。至都無衣。沈約遣裙衫迎之。轉御史中丞。秘書監。自永元以來。祕閣四部篇卷紛雜。昉手自讐校。由是篇目定焉。出為新安太守。不事邊幅。曳杖巡行。民通辭訟者。就路決焉。為政清省。吏民便之。卒於官。惟有桃花米二十石。浣衣為歛。百姓立祠堂。歲時祀之。武帝聞問。方食綠沉瓜。投之於盤。悲不自勝。因屈指曰。昉嘗謂不滿五十。今四十九。可謂知命。

卽日舉哀贈太常諡曰敬昉好獎進士友得其延譽者多見
升擢坐上賓客恒滿時人號曰任君言如漢之三君也在郡
時百姓年八十者遣戶曹掾訪其安否殷耘與到漑書曰哲
人云亾儀表長謝元龜何寄指南誰託其爲人所推如此時
云任筆沈詩昉甚病之晚節轉好著詩欲以傾約用事過多
屬辭不得流便都下慕之轉爲穿鑿子西華南容北叟並無
術業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卹之者西華冬月著
葛帔練裙道逢劉孝標泫然矜之乃著廣絕交論以譏其舊
交曰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爲是乎爲非乎主人曰客
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網緼

互感嚶鳴相召是以王陽登則賈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
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膠漆志婉孌於墳箎若匠人
輟成風之妙巧伯牙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欵欵於下泉尹班
陶陶於永夕絡驛縱橫烟霏雨散皆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
測而朱益州汨彝叙絕交遊比黔首以鷹鷂媿人倫於豺虎
蒙有猜焉請辯其惑主人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濕變
響張羅沮澤不覩鵠雁高飛夫至人龍驤夔屈從道汗隆若
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公叔慨德怨之相掩觀終始
而爲言也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陵夷寄
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

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徂，詐。
 颯，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
 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
 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畧，有，五，術，焉。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
 雕，刻，百，工，鑪，錘，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吸，下，霜，露，九，域，聳，其，風，
 塵，四，海，疊，其，燠，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鶩，雞，人，始，唱，鶴，蓋，
 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墮，膽，抽，腸，約，同，要，
 離，焚，妻，子，誓，狗，荆，卿，湛，七，族，是，日，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
 賁，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閉，而，鳴，
 鐘，則，有，窮，谷，之，賓，繩，樞，之，士，與，宵，燭，之，末，光，邀，澗，屋，之，微，澤，

魚，貫，鳧，踊，羽，集，鱗，萃，分，雁，鶩，之，稻，梁，沾，杯，竿，之，餘，瀝，街，恩，遇，
 進，欵，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日，賄，交，其，流，二，也。
 陸，大，夫，燕，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增，紳，美，
 其，登，仙，加，以，歛，頤，蹙，額，涕，唾，流，沫，騁，白，馬，之，劇，談，縱，碧，雞，之，
 雄，辨，叙，温，煖，則，寒，谷，成，暄，論，嚴，枯，則，春，叢，零，葉，飛，沉，出，其，顧，
 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
 聲，未，適，於，雲，閣，攀，其，鱗，翼，巧，其，餘，論，附，騏，驥，之，髦，端，軼，歸，鴻，
 於，碣，石，是，日，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懼，合，憂，離，
 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悲，鳴，同，病，相，憐，
 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雅，咏，斯，則，斷，金，由，於，秋，

盜、勿、頸、起、於、徒、隸、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廷、張、王、撫、翼、於、陳、相、
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騫、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織、
續、衡、所、以、揣、其、輕、重、續、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續、不、能、
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泉、海、卿、雲、黼、
黻、江、漢、視、若、遊、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
若、衡、重、錙、銖、續、動、影、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兇、之、掩、義、南、荆、之、
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委、蛇、吮、癰、舐、痔、金、膏、翠、羽、將、其、
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遊、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
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苾、毫、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
斯、五、交、義、同、賈、嚮、故、桓、譚、譬、之、於、鬪、鬪、林、回、喻、之、於、甘、醴、夫、

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瘁、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
而、末、亾、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彼、波、瀾、徇、利、之、情、未、嘗、
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
未、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
乎、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
攜、仇、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
釁、之、爲、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檟、楚、朱、穆、昌、言、而、
示、絕、有、旨、哉、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縮、銀、黃、
夙、招、聲、譽、適、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雋、邁、聯、橫、許、郭、類、田、文、
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抵、掌、

揚眉雌黃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
合輜輶擊鞞賓朋滿坐蹈其闕闕若升闕里之堂入其奧隅
謂登龍門之坂顧盼增其倍價剪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
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迹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之清塵
庶羊左之徽烈及暝日東越歸體維浦帳猶懸總門罕漬酒
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
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
下泣之仁寧慕邱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險巇一至於此太
行孟門寧云嶮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
長驚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群噉噉然絕其零濁誠恥

之也誠畏之也到漑見其論抵之於地終身恨之幼于東里
官尚書外兵郎

謝朓

謝朓字敬冲莊之子也宋明帝嘗勅朓與謝超宗從鳳莊門
入超宗曰君命不可不往乃趨而入朓曰君處臣以禮不入
時人兩稱之拜侍中齊高帝圖禪代欲以朓佐命遷長史嘗
置酒獨與朓論魏晉故事言晉革命久兆石苞不早勸晉文
死方慟哭非知機也朓曰昔魏臣有勸魏武卽帝位魏武曰
如天命有歸吾其爲周文王乎晉文世事魏氏必終身北面
假使魏早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帝不悅更引王儉爲

長史肫仍爲侍中及齊受禪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肫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肫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使稱疾欲取兼人肫曰我無疾何所道遂出東掖門還宅乃以王儉爲侍中解璽世祖請誅肫高帝曰殺之則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永明中爲義興太守在郡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作太守耳歷中書令復爲吳興太守入覲明帝謀嗣位舊臣皆引叅畫策肫圖避事請還郡弟滄爲吏部尚書肫遺書送酒曰可飲此勿豫人事徵爲侍中中書令不應遣諸子還都獨與母寄居郡西郭明帝詔加優禮賜床帳褥席給以卿祿武帝卽位徵肫

爲侍中光祿大夫不至遣領軍司馬王果敦譬肫輕舟詣關自陳詔以爲侍中司徒尚書令肫辭脚疾不堪拜謁角巾肩輿詣雲龍門謝詔見於華林園乘小車就席乘輿幸肫宅宴語盡歡肫固陳本志不許因請自還迎母許之臨發輿駕復臨幸賦詩賤別王人迎送相望於道到都敕材官起府於舊宅武帝臨軒遣謁者於府拜授詔停諸公事及朔望朝謁天監三年元會詔肫乘小輿上殿其年遭母憂詔攝職如故後五年改授中書監司徒衛將軍是冬卒年六十六車駕臨哭謚曰靖孝肫爲吳興好聚斂以雞卵賦人收雞數千遁節不全清議鄙之子諱不安交接有時獨醉日入吾室者惟有清

謝肫初之不起終乃壽也可慨

風對吾飲者惟有明月位右光祿大夫覽字景滌臚弟滄之子也尚齊錢唐公主武帝平建業朝士王亮王瑩等數人揖自餘皆拜覽時年二十餘為太子舍人亦長揖而已意氣閒雅瞻視聰明武帝目送良久謂徐勉曰覺此生芳蘭竟體想謝莊政當如此拜吏部尚書出為吳興太守郡境多劫為東道患覽下車肅然卒官贈中書令弟舉字言揚與兄覽預元會江淹見之曰所謂馭二龍於長途者也為新安太守武帝嘗訪舉於覽覽曰識意過臣遠甚唯飲酒不及臣帝悅遷吏部尚書莊淪覽並為此職舉長釋氏義為晉陵郡時常與沙門講經論徵士何胤自虎丘出赴之遷尚書右僕射保身固

寵不能有所發明遷尚書令卒上曰舉人倫儀表久著公望恨未授之贈開府儀同三司舉宅內山齋泉石之美殆若自然捨以為寺邵陵王綸嘗於婁湖園廣宴酒後裂眾賓冠投之唾壺欲取舉憤舉正色曰裂冠毀冕下官弗敢聞命拂衣而退

張稷

張稷吳郡人幼而性孝母劉氏邁疾稷年十一侍養衣不解帶居喪毀瘠杖而後起見年輩幼童輒哽咽涕淚兄瑋善彈箏稷母亦能此聞瑋為清調悲感頓絕遂終身不聽永元末為侍中宿衛宮城義師至副王瑩都督城內諸軍事時東昏

忠孝一理
東昏之死
稷為戎首
何也

史不言怨
恨之故弑
逆之人豈
能厭其欲
乎
稷宅亦不
宜住

暴虐人心思亂北徐州刺史王珍國與稷謀獻誠於高祖珍
國遂與直閭張齊勒兵入自雲龍門害東昏於含德殿稷召
尚書右僕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鐘下稷曰昔桀有昏德鼎
遷於殷商紂暴虐鼎遷於周今獨夫自絕於天四海已歸聖
主斯實微子去殷之時項伯歸漢之日乃列名遣國子博士
范雲詣高祖高祖受禪授領軍將軍封江安侯帝宴羣臣稷
醉後怨恨形於辭色帝時亦醉曰卿兄殺郡守弟殺人君袖
提帝首衣染天血如卿兄弟有何名稱稷曰臣實無名稱至
於陛下不得言無功東昏暴虐義師伐之豈獨臣而已帝將
其鬚曰張公可畏人遷尚書左僕射與駕將如稷宅以盛暑

弑君之報
孝子之報

珍國鬱快
與張稷同
弑君之賊
彼雖自以
為功人皆
畏而遠之

留幸僕射省舊臨幸供具皆酬太官饌直帝以稷清貧手詔
不受出為青冀二州刺史會胸山降魏鬱州接邊陲多與魏
人交市胸山叛州人既不自安稷僚吏復侵漁之州人徐道
角等夜襲殺稷稷女楚瑗適會稽孔氏無子歸宗稷遇殺女
以身蔽刃死珍國廣之之子也齊末為輔國將軍武帝兵至
珍國屯朱雀門為王茂所敗密遣郗纂奉明鏡於武帝帝斷
金以報之珍國既與張稷張齊殺東昏意望台鼎武帝以為
梁秦二州刺史心常鬱快被徵入都酒後於坐啓云臣近入
梁山便哭帝驚曰卿若哭東昏則已晚若哭我我尚未死珍
國起拜謝不能答久之遷都官尚書丹陽尹卒珍國聞帝之
言不知何地

以自

馬仙琕，魯人也。齊末，為豫州刺史。義師起，高祖使其故人姚仲賓說之。仙琕先為設酒，乃斬仲賓以殉。帝又遣其族叔懷遠說之。仙琕曰：「大義滅親，命斬之。軍中泣請，乃免。義師至新林，仙琕於江西口鈔運漕。建康城陷，仙琕舉哀，謂其眾曰：『我受任寄義，不容降。今眾寡不侔，勢必屠滅。公等雖無二心，其如父母何？我為忠臣，君為孝子，各盡其道可也。』於是悉遣城內兵出，與壯士數十閉門守。兵入圍之，數十重。仙琕令士皆持滿，兵不敢近。日晚，乃投弓曰：『公等可見殺我，義不降。』檻送

高祖亦能
得人心

可羞

建康至石頭，帝命脫其囚，與袁昂俱入。曰：『使天下見二義士，及至高祖，勞之曰：『射鉤斬祛，昔人不忘，卿勿以戮使斷運為嫌。』仙琕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便復為用。』高祖悅。仙琕母死，高祖知其貧，賻給甚厚。仙琕號泣，謂弟仲艾曰：『蒙大造之恩，未獲上報。今復荷殊澤，當與爾竭力自効耳。』王師北討，仙琕每戰勇冠三軍。當其衝者，莫不摧破，口不言功。人問其故，仙琕曰：『丈夫為人主所知，當進不求名，退不逃罪，何功可論？』胸山民殺瑯琊太守劉昕，以城降魏。詔仙琕討之。魏徐州刺史盧昶以眾十餘萬赴焉。仙琕累戰破走之，遷豫州刺史。封含涯侯。仙琕為將，善撫士卒，行軍飲食與厮養最下者。

好話

已錄

卷一百一十七

七

同在邊境常單身潛入敵庭何知壁壘險要處所故戰多克捷卒謚曰剛

馮道根

馮道根廣平人年十三以孝聞魏主托跋宏寇沒南陽等郡齊明帝遣太尉陳顯達率眾爭之師入洧均口道根與鄉里人士以牛酒候軍因說顯達曰洧均水迅急難進易退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置船艦於鄴城方道步進建營相次鼓行而前破之必矣顯達不聽果敗高祖起義師時道根居母喪謂所親曰金革奪禮古人不避揚名後世豈非孝乎時不可失吾其行矣率鄉人子弟勝兵者悉歸高祖攻郢城克

失色者笑
大者也

加湖道根常為前鋒朱雀航大戰斬獲尤多天監二年為南梁太守領阜陵戍道根初到修城隍遠斥候如敵將至眾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修浚未畢魏將黨法宗率眾二萬奄至城下眾皆失色道根命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軍戰敗之魏分兵於大小峴連城相持魏將高祖珍以三千騎軍其間道根率百騎橫擊破之獲其鼓角魏軍乃退六年魏攻鍾離高祖詔韋叡救之道根率眾三千為前驅至徐州道根勸叡進據邵陽洲築壘掘塹以逼魏城道根能走馬步地討足賦功城隍立辦及淮水長道根乘戰艦攻斷魏連橋魏軍破遷豫州刺史入為右衛將軍道根每征

戰不言功，部曲或怨之。道根曰：功之多少，明主自知之。吾復何言？高祖嘗指道根示沈約曰：此人口不言功。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道根性儉約，雖貴顯，居宅單陋，無器服侍衛，入室蕭然如素士。當時服其清退，拜都督豫州諸軍事。高祖與朝臣宴別於武德殿，召工圖其形像。道根惶恐謝曰：臣思一死報國家，天下太平，恨無可死之地。豫部重得道根，人皆喜悅。高祖曰：馮道根所在，使朝廷不復憶有一州。普通元年卒。是日將春祠，高祖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可乎？异曰：昔柳莊寢疾，衛獻公當祭，請於尸曰：有臣柳莊社稷之臣也，聞其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禭之。道根雖未為社稷之

臣，有勲勞於王室，臨之禮也。高祖卽幸其宅，哭之甚慟。贈左衛將軍，諡曰威。

王瑩

王瑩，偃之孫也。仕齊為義興太守，代謝超宗。超宗與瑩交惡，及還都，就瑩父懋求書，屬瑩用一吏曰得丈人教，如湯澆雪耳。瑩答以公吏不可，超宗往懋處對諸賓，謂懋曰：湯定不可。澆雪懋甚愧，懋後往超宗處，設精白鮑美鮓，麇朶，懋問那得佳味，超宗陽驚曰：義興始見餉，丈人豈應不得耶？懋大忿，言於朝廷，稱瑩供養不足，坐廢棄久之。永平初，為太子詹事中領軍尚書，令徐孝嗣誅瑩，頗綜朝政，啓取孝嗣所居宅，及取

孝嗣枝江縣以為已封從弟亮曰此非盛德也瑩怒曰我昔為吳興束身登岸孝嗣時為宰相不能見知相用為領軍長史今住其宅差無多慚遷尚書左僕射崔惠景自京口奉江夏王內向瑩拒之於湖頭眾敗遁還臺城武帝踐祚遷尚書令封建城公進左光祿大夫丹陽尹瑩將拜印工鑄印六鑄而龜六毀及成頭缺補而用之居職六日暴疾卒子實為新安太守從兄來郡求告實與錢五十萬不聽於郡散用兄密於郡市貨還都去郡數十里實乃知命追之呼兄上岸盤頭令卒與杖搏頰乞原乃免除南康嗣王長史三日出襖實衣冠傾崎王惡之實曰蕭玉誌念實殿下何見憎王驚赧而起

玉誌王父

因啓之實遂廢銅

康絢

康絢其先出自康居遣侍子待詔於河西因留不去後遂以康為氏祖穆姚萇河南尹宋永初中舉鄉族三千餘家入峴南宋為置華山郡藍田縣以穆為秦梁二州刺史父元撫及絢相繼為華山太守義兵起絢舉郡以應高祖身率敢勇三千人私馬二百五十匹以從天監元年除竟陵太守加左驍騎將軍上使畫工圖其形遣中使持以問絢曰卿識此人不其見親如此天監十三年魏降人王足獻計請堰淮水以灌壽陽引北方童謠曰荆山為上格浮山為下格潼沱為激溝

併灌鉅野澤。高祖以爲然，使水工陳承伯將軍祖暉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功不可就。高帝弗納，發徐揚人率四戶取一丁以築之，以絢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人及戰士二十餘萬，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嶸石，依岸以築土，合脊於中流。十四年，堰將合，輒復決潰，衆患之。或謂江淮多蛟龍，能乘風雨決潰崖岸，其性惡鐵。因哀東西二冶鐵器，大則釜鬲，小則錐鋤，數千萬斤，沈於堰，猶不能合。乃伐樹爲井，幹填以巨石，如土。其上緣淮百里內岡陵木石，巨細畢盡，負擔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蚊晝夜聲相合。高祖愍役人淹久，遣尚書右僕射袁昂慰勞，蠲復。是冬寒甚，淮泗盡凍，凍土

卒死者十七八。高祖賜以衣袴。十一月，魏遣將楊大眼、揚聲、決堰，絢命諸軍陣以待之。遣其子悅挑戰，斬魏司馬徐方典。魏軍小却，復遣僞尚書僕射李曇定督衆軍來攻。絢與徐州刺史劉思祖距戰。高祖遣右衛將軍昌義之赴之。十五年四月，堰乃成，其長九里，下濶一百四十丈，上濶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濶十九丈，五尺，夾之以堤，并樹杞柳。軍人列居其上，其水清潔，俯視居人墳墓，了然皆在其下。或謂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湫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絢然之，開湫東注。縱反問於魏曰：「梁人所懼，開湫不畏野戰。魏人信之，鑿山濬五丈，開湫北注。水雖分流，湫猶不減，害之

禁武之罪
天矣

所及方數百里魏軍竟潰而歸壽陽城戍徙頓於八公山北
南居人散就岡壟初堰起於徐州界刺史張豹子宣言已必
尸其事及絢來監作敕豹子受絢節度豹子甚慚諧絢與魏
交通高祖徵絢還豹子不復修治至八月淮水暴長堰悉壞
決奔流於海殺數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隨流
而下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祖順坐
下獄先是鎮星守天江而堰興及退舍而堰決普通元年卒

十三年築堰至十五年四月方成兵役二十餘萬死者十
七八至八月而壞成僅四月耳勞民勦衆莫此為甚梁武
不忍一牲豈非
問無齒決乎

昌義之

昌義之烏江人天監元年為盱眙太守四年大舉北伐臨川
王督衆軍軍於洛口義之以州兵為前軍攻魏梁城克之五
年臨川王敗還魏中山王元英乘勢追躡攻沒馬頭運城內
糧儲歸北議者以魏運米北歸當不復南向高祖曰此必進
兵非其實也遣修鍾離城救義之為戰守之備是冬英果率
楊大眼等衆數十萬來寇鍾離鍾離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
洲作浮橋跨淮通道英據東岸大眼據西岸以攻城城中衆
纔三千人義之隨方抗禦魏軍以車載土填塹使其衆負土
隨之嚴騎自後蹙焉有遲回者輒以土追之俄而塹滿英與
大眼督戰晝夜苦攻又設飛樓及衝車撞之城上頽落之處

義之以泥補缺，衝車雖入而不能壞。義之善射，每被攻危急，輒馳往救之。彎弓所向，莫不應弦而倒。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魏軍死者與城平。六年四月，高祖遣曹景宗、韋叡帥眾十萬救之。魏軍大敗，英大眼脫身奔走。義之追至洛日，斬首俘生不可勝計。遷護軍將軍，卒。出葬水殿，入於高祖。

同書

同書

身經卷之一百十九

嘉慶

